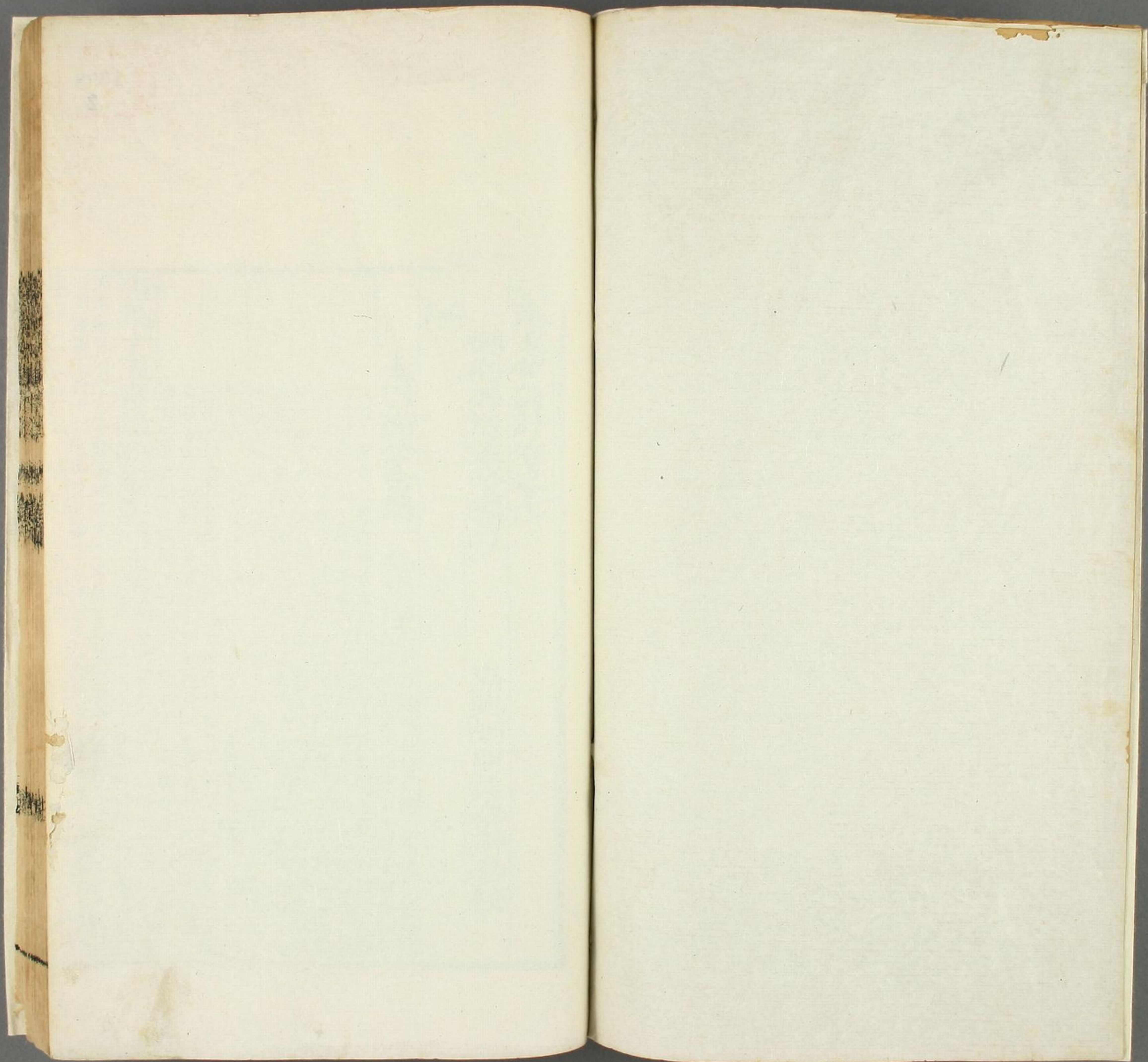


イ 13
1098
2





13
1098
2

南文集詩註卷之七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嘉興胡開昌泰狎參校

序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英華原注代桂府榮陽公舊書李德裕傳自開成五年冬回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其壽度機宜選用將帥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稜英華會昌二年四月上尊號玉冊文德裕已攝太尉至四年乃即真也李文饒別集與桂州鄭中丞書曰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祔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鶻制討劉稹制五度點夏斯書兩度用兵詔勅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勒成十五卷正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此序規模全遵來示也唐賢掌制誥者每勒為制集以彰榮遇常袁楊炎元稹權德輿皆有制集此則原本無制字而改本有之則題中當分別書也

唐葉十五帝諡昭肅始以太弟

舊新書紀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也文宗暴疾宰相李珣知樞密劉宏

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神策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皇太子

茂對天休

先

成美迎穎王於十六宅為皇太弟文宗崩宣遺詔即皇帝位於柩前

茂對天休

先

楚南文集羊主

重校本

王以茂對時育萬遂臨西宮臨音力鳩反左傳鄭人卜臨于大宮注曰臨哭也此將物書以承天休

宗曰西宮密邇未過山陵而紀書迎文宗於入高廟將以準則九土指麾三

靈漢書陳平傳天下指麾即定矣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豪英漢書霍光傳大禹得

答繇而為三王祖今陛下講於範圍古昔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史卜宵夢震嗟不寧

史卜用太公事宵夢用傳說事又史卜亦可用尚書枚卜功臣後人每用為擇相之典

不拘禹受命事也宵夢亦可用黃帝得風力事皆見為某先輩啟為霍福奇彭城公啟

是用能文惟睿掌武後漢書太尉掌武事故後世稱太尉為掌武此句似能文惟睿之掌武以點明太尉後人固以掌武稱衛公也然於

義未安侯再考以末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乃辟庸不知帝資朕者其誰

氏子焉見崔福寄彭城公啟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周訥揚吃不能仰酬禮儀

周昌傳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

觀禮且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又曰汝來輔予霞披霧消六合快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求德裕時為淮海軍節度使徐曰或云當作缺望然缺望謂不滿所望而怨也文義不協恐非後漢書臧洪傳而古帖古書

望刊本乃作快而有此疑也缺望亦有止作冀望解者見後漢書臧洪傳而古帖古書

中快然快抃又頗有作四月某日入觀是月某日登庸書時登庸禮

快者疑古人偶誤通耳淵角奇姿山庭異書時登庸禮

三四日之語與史大異豈史之紀傳表皆誤耶淵角奇姿山庭異

表交選在彥昇王文憲集序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注曰論語撰考識口顏回有角頰似

鼻高有為九流之華蓋張衡西京賦華蓋承辰薛綜注曰作百度之司南已

異相也為九流之華蓋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帝由是盡付元機允厭入神

為李詒孫啟又晉書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

度左右者咸不知其夢邪卜邪金門朝罷玉殿宴餘獨銜集作日

光靜與天語帝亦幽闡易微顯徵召詰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

書乃賡載歌曰元日我將俾爾以大手筆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手筆如椽與

首明哉股肱良哉而孝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按古人有謂事非居第一功見祭楊其焄焚華作

吉祥不當用者然歷代史傳皆已習用故不必忌也閣中霍光且圖於勳伐見為懷元洲苑上魏收別議於文章北史魏收

帝於華林別起元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自武定二年以

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

述南文集洋注

卷七

二

同宿構文苑傳齊天保中及河清天統之辰自李愔以下光映前修允兼具美

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昔太宗有

臣曰師古曰文本舊書傳顏籀字師古博覽群書善屬文高祖朝遷中書舍人專

宗有臣曰嶠曰融舊書傳李嶠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高宗時為鳳閣舍

元宗有臣曰說曰章事崔融聖歷四年遷鳳閣舍人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

環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

人咸誦誦之蘇瓌字昌容中宗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

公齊宗景雲元年十一月薨徐曰瓌不及事元宗當作瓌瓌字頊少有俊才神龍

中拜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機密瓌薨許國公元宗以為中書侍郎掌文詔上謂類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代宗有臣曰衣舊書傳裴資應一年遷為翰林學士考功郎

與楊炎同為舍人時稱為常楊大歷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曰改本云常俊拔

揚繼美於代宗之世疑此脫曰炎二字稜李之來書止云常相及改本增之耳至於

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左傳楚子告大夫曰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舊書傳

間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憲宗嗣位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旋召入翰林為

學士轉中書舍人元和二年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三年九月充淮南節度使六年正

月再入相九年卒並稟太白以傳一作精神史記天官書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東方朔別傳游鴻濛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有黃眉翁指

母以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風俗通東方朔太白星

精黃帝時為風后堯為務成子周為老納非煙而敷藻思見賀上才可以淺深

魏邴漢書魏邴字弱翁宣帝時為丞相封高平侯丙吉字少卿宣帝詔朕微眇時御

魏邴謀議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富僧孺之新事南史王僧孺聚書至萬

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識庾持之奇字見為李清風濯熱白雪生春淮南

王食時之工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入朝上使裴子野味爽之獻南史裴子野

為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及五鼓催令速疑王祭之夙構見濮陽公奏無禰

衡之加點禰衡鸚鵡賦序衡因為然後可以宏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

楚有文美羊主

卷七

乏賢可纂

一作

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哉朕思不承汝勉

善繼無忝

英華有

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

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鴻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

宮之中

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漢書鼂

念兆人之眾顧九州之廣永懷

不待之痛

家語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甚哀邱吾子也曰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

允

一作

資內助秀南頓集作嘉禾之瑞後漢書光武紀南頓令欽生光武

開烈山神井之祥

見賽堯山及

德駕河洲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將顯降媿之配

書釐降二女子媿媿子虞永經注歷

未

宏褒紀之恩

春秋桓公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公羊傳註曰稱侯者天子將娶于

美椒塗漢官儀皇

淑肩沙麓

見為懷

將顯降媿之配山媿媿二水出焉南曰媿水北曰泗水

掩華蘭掖

漢武故事武帝生倚蘭殿顏延之

緣山破

風聞齊主之悲

說文乃艸也艸艸乃聲如乘切玉篇乃音仍說文曰草不芟新草

緣山破

採石傅形早降漢皇之勳

拾遺記漢武帝思李夫人李少君曰閻海有潛

樞有慶

宣懿耐廟之制

新書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

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祧祖之重傳于夏啟既

恐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命有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後漢書趙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鳴社承輝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不克終新書文宗莊恪太子未太和六年立開成三年歸於與英華夷又集

亦未能立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

五子也開成四年帝立成美乃推帝堯敦敘九族之道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文榮樂諸弟之志集作意魏文帝典論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日深故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此句所云不可

解豈謂南皮之遊西園之宴少小追逐時與稷典論論文並不涉兄弟事而舊書穆宗

五子傳贈懷懿太子湊制亦云念周官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軫懷無

已則唐人習用之也本集為鹽州刺史狀亦用之為敦族之義矣魏文有元武破詩曰

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忘憂共容與暢此千秋情稍見友于之誼而亦無榮樂字魏

志文帝惟於趙王幹親待隆於諸弟以文帝為嗣幹母有力且太祖遺令故也其他則

傳評所云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矣又北魏高祖孝文帝篤愛諸弟其紀文曰撫念

諸弟始終會無纖介悖睦九族禮敬俱深彭城王勰傳曰總以寵受頻煩乃曰臣聞兼

親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諱而得

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紼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

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味其語實引曹魏事為比例然則榮樂諸弟必

別有所據未及編者羣書或古籍已逸耳榮樂字既不見魏書且北魏孝文不得直稱

魏文說者謂直常曰穎郎吾寧忘邪文宗屢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皆見舊紀

用北魏事非矣

疑矣改本及武宗讓踰三四漢書文帝紀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位當九五易乾九五

潛離隱初九潛龍勿用文言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躍泉在天九四或躍在揚

八彩於堯膺春秋元命苞堯膺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挺二當作耐於湯

臂徐曰二當作四帝王世紀湯臂四肘按春秋元命苞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

故外則上公刻辟內則英華脫常侍貴人後漢書宦者傳漢與仍襲秦制置

容依稀彩飾公揖圭歸美吮墨摘詞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務

也呂氏春秋虞帝卿雲歌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易乾以易知公

於是有聖容之贊一品集真容贊序云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天

寶季年物豐時秦骨骸一作者慕周偃武漢書陳平傳平謂漢王曰彼項

肉食者效晉清談晉人多尚清談如晉書王衍傳惟

楚有文集羊主

卷七

談老莊為事於高浮誕遂成風俗後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豕不積牙易

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豕之牙吉註曰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

物積牙禁暴抑盛疏曰褚氏云積除也

有也餘見

漢陽公遺表

駕不復

乘輿大駕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建龍旗駕四馬施八鸞猶周金輅也謂安史亂後車

至東郡

上謂天元聖謂老子非湯詔之

肆求元聖救乘七發馳騁恢奇

忠之帥謂

張仲武

羽先升遂克之揚雄羽獵賦賁育之倫蒙盾負羽仗鏃邪而羅者以萬計後漢書賈復

傳被羽先登注曰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又漢制考被羽先升注曰繫鳥羽

於背若今軍將負旄矣左傳晉伐偃陽圍之狄虎彌建大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橋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已聞於深入

出北地

遂深入

四旗而告捷

然非所用隋書禮儀志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日麾以供軍將二日

旗

赤弗邪幅

將事於駿奔陳萬

賄以展儀備

四旗

仍願

於箕星之分

巫問之

追琢貞珉

重吞羅鳥

呼嘯神祇

述烈

英猷答大藩

之深懇

既事苞理

亂思屬安危

不惟嵩岳降神

固亦文星助彩

螭蟠龜戴

蠱篆烏章

灑翰而元常筆閣

鍾絲字元常

公於是

有幽州紀聖功之

碑

獲馬牛橐佗

李貽孫

文載舊書

仲武傳

幽州紀聖功

之銘專為破那頡頏蓋此功專在幽州

為仲武所獨也其後遂為介迎公主則劉沔石雄之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史記天

功居多而其地在振武軍也那頡駼走為烏介所殺史公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

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

街北昂主之正義曰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晉書天文志昂為旄頭胡星

也昂畢間為天街舊書回紇傳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臣屬突厥又

謂之特勒後稱迴紇焉支一作降我皇女漢書韓王信傳上乃使人

餘見河南盧尹賀表支同結以關氏厚遺關氏師古曰關氏匈

奴單于之妻也音於連反氏音支奉春君婁敬常為遠使漢書婁敬傳工曰婁者劉也賜姓劉

報曰匈奴不可擊匈奴傳使劉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漢書匈奴傳元帝以後

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賜單于西京雜記元帝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諸宮人多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匈奴求

美人上校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乃窮校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安

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下杜楊望樊育同日棄市徐曰舊書迴紇傳肅宗以寧國公主

出降德宗以咸安公主出降穆宗封第十妹為太和公主出降唐與迴紇凡和親者三

故乘以無年遂忘舊好見為李分偵邏於甌脫漢書蘇武傳注區脫匈奴

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遺一作祭

脫注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若今之伏宿舍也餘見榮陽謝上表遺一作祭

一作於蹄林史記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蹄林漢

耐祭於蹄林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蹄音帶鄭氏云蹄林地各顏

師古曰蹄者遠林木而祭也按遺餘也又去聲餽也周禮遺人註俾我刁斗晨驚

以物餽贈也左傳請以遺之此遺字似此解秋時馬肥每利入寇俾我刁斗晨驚

見祭崔兜零夜設見桂州賽公乃上資宸斷旁耀一作軍謀心作靈臺

承文見為裴手為天馬見為舉充國四夷之學此日方知薛公三策之徵他

祭薛文胎孫啟既而鬼箝飛辨史記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先生註曰風俗通義

官典同疏鬼谷子有飛箝揣摩之篇飛鬼谷先生從橫家隋書志鬼谷子三卷周禮春

針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針持之箝箝同邳石降壽老父衣褐至良所出一編書曰讀

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不使郭閔仍讒於段熲後漢書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其書迺太公兵法餘屢見不使郭閔仍讒於段熲後漢書

願遷護羌校尉延熹四年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

貪共其功稍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熲熲坐徵下

獄輸作左校差遂陸梁覆沒營塢於是吏人守關訟熲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

以千數朝廷知為所誣起復為護羌校尉遷并州刺史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

後漢書班超傳李邑始到于寘而值艱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

漢書匈奴傳虜名 **轄柳塞之歸車** 山海經鴈門山註曰即北陵西隴鴈之所出在

王貴人以百數 **王融春遊詩** 枝分柳 **復梅妝而向闕** 太平御覽引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

塞北葉暗榆關東 **拂之不去** 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妝校敗回紇平澤路太原皆詳為河 **及晉城赤狄**

南盧尹表為李貽孫敵不更箋此段謂逐鳥介迎太和公主還朝也 **喪帥歸珪** 百虎通諸侯薨使臣歸珪于天子

赤翟即潞 **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誕景升之兒子** 後漢書劉表傳表字

居子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甚以琮為嗣** 會曹操軍至琦走江南琮舉州請降吳志孫權傳注吳歷曰曹公出濡須

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

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按積為從諫之

姪故有此二語然未顯豁宜改本剛之也新書傳通鑑積父從素為右驍衛將軍武宗

召見令以書諭積積不 **將憑蜀閣** 見為柳 **欲恃吳錢姑務連** 並見李

從然此事殊不足信 **不** **思縛虎** 後漢書呂布傳布降曹操顧謂心德曰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縛我急

未肯恭行征討也不 **既垂文誥** 周語祭公謀父 **尚有羣疑** 易遇雨之吉羣疑亡

如改本寫得詳重 **為國力不支且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 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 **公乃挺身而進曰**

十年如何可取請以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

重耳在喪不聞利父 禮記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亡國恆

其辭 **衛朔受貶祇以拒君** 見李 **今天井雄藩** 見榮陽請 **金橋故地** 見

河南尹 **跨搖河北脅倚山東** 豈可使明皇舊宮 南尹表 **坐為汙俗文宗**

賀表 **外相** 徐陵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外相內相終當相 **行有一** **匪人** 易比之

屈唐之使相則外相也從諫太和時加同平章事 **謀既陳上意旋定** **俄又埃昏晉水霧塞唐郊** 太原楊

一作 **涉** **渡河** 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戰于焚澤衛師敗績狄 **若紀侯之大去其**

謂李石出奔汾州 **稽於時議** **憚在宿兵** 見為絳郡公啟通鑑楊弁請檣約

罷 **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 見李 **帥惟宗室** 新書宗室宰相傳李

世乃元 文非 **王勤商之邑** 詩商頌元王桓撥傳曰元王契也國語云王勤商十

封商上洛 **后稷造周之邦** 詩序生民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詩即有邵家室

於邵左傳周書曰 **瓜瓞具存** 詩解縣 **堂構斯在** 見為懷州表餘 **苟虧策畫不**

文王所以造周 **述月之集羊王** 瓜瓞 **堂構斯在** 詳為盧尹賀表 **苟虧策畫不**

襲一作**襲**仇讐左傳楚文夫人曰令尹不尋諸仇讐則是**獎風沙縛主之風**

長冒頓射親之俗並見李**昔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徐曰疑萬使記白

十二國左傳會于葵邱王使宰孔

齊桓公受昨立功文武使孔賜伯舅昨

十二國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吳而敘之者闔閭

今真將軍為時而出周亞夫事見濮陽公謝上表又史記趙

不乏人况其俗產代地之名駒見為河南**富管涔之良璞**樞爾雅西方

樹辭榮之節水經注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曰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人

有抱徐氏據之而引管涔王使一童子獻劉曜神劍一口誤矣史記蘇厲遺趙王書

有抱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即此二句之用意也

有抱山之多珠玉焉山海經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下多

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

有漆身報德之風邪戰國策豫讓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讐漆

躡足以謀漢書陳平傳淮陰侯信

謝安之圍棋尙劫晉書謝安傳

曹參之飲酒正酣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擲放牀上了無喜色

果聞戎捷春秋齊侯**邯午謝衆**左傳初衛侯伐邯鄲

不豹出奔左傳晉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

毅不歸戰國策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攻秦下七十餘城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

鄒陽已去按舊作鄒衍今考漢書

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內其言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若鄒衍則自齊適梁
 適趙適燕皆見尊禮無所為己去之事且與下文復矣後與劉稹書亦用此二事故改
 定新書傳有劉稹將薛茂卿事已詳為裴祭薛郎中文矣又有李佐之者為從諫觀察
 支使娶其從祖妹後其奴告佐之漏軍中虛實稹殺之李師晦見從諫恣橫假言求長
 生不與事請居涉及稹敗帝擢為伊闕令李丕為昭義大將軍中疾其才不懼乞為游
 奕深入遂歸朝帝擢為刺史詳詩集行至昭應縣篇而從諫妻弟裴問為賊守邢州與
 刺史崔嶸自歸成德軍洛州王釗歸魏博通鑑有稹再從兄匡周為中軍使兼押牙郭
 誼思之言於稹稹使匡周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出家必滅矣文先敘昭義事未竟插
 入上原事至果聞戎捷句則謂太原已定矣此四句又指昭義諸人之攜落而歸正者
 然不可確為分指以下則謂誅劉稹也數語殊添支節改本刪之而作分敘方為明暢
 又似新書傳弁與稹連和稹諸將言我求承襲彼叛卒也乃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全
 屯穀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稹而通鑑只書弁遣其姓與賈羣俱詣稹
 約為兄弟稹大喜及呂義忠擒弁後王逢擊昭義將康良全敗之良全退屯鼓腰嶺無
 會賊太原兵事竊意昭義焉肯加兵太原新書採唐末雜史說部所謂事增於前者要
 未一一皆實也附 **砥磨周鉞** 書牧誓王 **水淬鄭刀** 史記天官書火與水合為淬漢
 標於此餘可類推 **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髀** 並見賀破 **何其**
萬里來袁尚 英華作 **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宗英可汗** 謂點夏斯君長漢書
暴立大效 集作 **既畏王威遂聞請吏** 史記司馬相如傳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
 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西南夷傳再馳皆振恐請

臣單吏演王舉國 **留犁徑路** 漢書匈奴傳韓昌張猛與呼韓邪單于及大臣俱登匈
 降請置吏入朝 **呼韓單于之師** 單于二字誤漢書匈奴傳
 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應劭曰徑路匈奴蠻刀 **對渾酪以知**
 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契刻也 **對渾酪以知**
 羞 漢書匈奴傳中行說曰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知重酪之便 **羣幕毳裘** 漢書
 傳旃裘之君長咸震 **望衣冠而有慕**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始將有解編髮
 怖餘見為李詒孫啟 **大單伯士之肩** 肩一作範誤大英華作文注曰集作大徐曰當作大單伯
 編讀 **大單伯士之肩** 任周語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諫曰今自大單伯任之
 終也夫戎氏以其職來王注曰大單伯 **呼韓單于之師** 改本作呼韓谷蠡之師此
 任大戎之二君仕與土同此喻堅昆 **呼韓單于之師** 單于二字誤漢書匈奴傳
 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又其立稽侯惲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胸提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乃立其
 兄為左谷蠡王其冬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
 敗走屠耆單于以其長子為左谷蠡王少子為右谷蠡王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突反
 此喻 **或執玉而朝靈囿**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禮畢
 回鵲 **或執玉而朝靈囿** 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烏桓歲和
 威來助祭單于侍子亦皆陪位徐 **或解辮而拜甘泉** 隋書突厥傳詔曰曩冠解
 目以臺為囿同在一處義亦無害 **或解辮而拜甘泉** 辮同彼臣民漢書匈奴傳
 呼韓邪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 **並垂於冊書光彼明** 一作 **命** 按彼改本作
 官漢寵以殊禮賜以冠帶衣裳

姓各用名以命之似非也通鑑黠夏斯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其君長曰阿契攻回鶻
大破之焚其牙帳蕩盡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人奉公主歸唐為回
鶻烏介可汗所邀奪會昌二年十月遣將軍至天德軍言今出兵求索公主三年二月
遣使獻名馬德裕奏黠夏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不可吝此各若慮其不臣當與
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命德裕草
賜黠夏斯可汗書中有云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今回鶻殘兵散投山谷可汗既與
為怨須盡殲夷六月入貢又賜之書四年三月遣將軍入貢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
又賜之詔諭文中宗英可汗以下謂此事也又其時回鶻之將盟沒斯帥眾內附乃賜
國姓并賜其弟數人名遂為朝臣故有大畢伯士數語言其或來朝貢或遂臣附也
昌一品集有異域歸忠傳序謂盟沒斯有黠夏斯朝貢圖傳序謂堅昆又其時賜回鶻
可汗及劉沔答回鶻宰相諸書皆德裕所草俱載集中 百王共貫二代同規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

之詔伐上黨之制論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通鑑百回鶻至塞上及黠夏斯入貢每有

詔勅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改本小結束處殊勝原文 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

乾一作上輒曰爾有獨斷朕一作無疑謀固俟沃心書啟乃心不可假

手左傳鄭伯曰鬼神實不逞公亦分陰可就惜才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落

簡如飛故每有急宣關於密書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此又豈可與

美洞簫而諷於後庭漢書王褒傳元帝為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聞子虛而嗟

不同世者漢書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論

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易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韜用兵之道使如疾雷不及掩耳 機難終日

屬宣室未召見賀破武帳不開 公莫暇昌言且陳

密疏賈太傅之憂國故一作動集一作深誠論治安策 山吏部之論兵

詎因夙習晉書山濤傳吳平之後帝詔州郡悉去兵濤論用兵之本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闢與之合餘已詳陳許奏充判官

凡所奏御罕或依違舊書封敕傳赦草封衛國公制曰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感德裕口誦此數句撫赦

及武宗下武重光昔

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見獻集賢相公啟 按謀西崑漢書禮

率億兆同徐刊本 心列公卿定議以一

十四字詳為河南 垂百億一作 千萬年藻緞辭華鋪舒名實秦晉於玉

盧尹賀表

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餘見河南盧尹賀表

童效異披圖案謀穆天子傳天子西登

崑崙至於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冊府

十四字

盧尹賀表

檢瑤繩之內見為李詒孫啟平勃於綠疇讒鼎之間左傳讒鼎之銘注曰讒鼎名也正義曰服虔云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二者並無案據按此為叔向與晏子語也而韓子齊伐魯索讒鼎以其贖往則是古物而在魯者餘見汝南公賀元日表與榮陽公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

賀破奚寇表圖疇義同當用洪範漢書郊祀志匡衡以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吏定議探公玉明堂之圖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考肆觀之禮於梁生

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園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取封禪之書於犬子漢書司馬相如傳天盡皇王之盛事極

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取封禪之書於犬子漢書司馬相如傳天子使所忠往取其書

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餘見為柳珪啟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取封禪之書於犬子漢書司馬相如傳天子使所忠往取其書

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後世因禹書就掩孔靈符會稽記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名其處曰鼎湖賈壁立于雲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石賈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此兼用禹穴見表狀中非用靈寶要略與吳地記吳王闔閭時靈威丈人入包山洞取靈寶經二卷孔子云禹之書

也然猶進先嘗之藥禮記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獻高手之醫初學記司馬彪續漢書曰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太醫丞將高子醫視病漢官儀丞相有疾朝廷遣中使太醫高子藏周旦請代之書書金縢王有疾王于季文王史乃冊祝曰以旦代某追漢宣易名之義漢書宣帝紀初名病已

之子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舊書武宗紀本名濶會昌六年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一品集改名制旨云漢宣帝柔服北夷宏宣祖業功德之盛俾於周官御歷十年乃從美稱朕遠惟大漢之事作爲大近稟聖訓之謀爰擇嘉名式遵令典宜改名為炎分命宰臣告天地宗廟告皇序用公將所于昊天書名語曰惟恭奉幣用供于能祈天始終一朝紹

續九德書九德咸事紹續即來其功伐也既如彼史記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誥奏議碑贊等凡一

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

也不言制禁一作崇論道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昂

中邱漢書地理志常山郡領中邱縣又趙地昂畢之分野有風雨翕張之氣藁亭高邑地理志趙州領高邑縣餘

述有之美羊主

卷七

七

見上河有一作 **山河隱軫之靈** 左傳表裏山河註曰晉國外河而內山揚雄蜀

東啟 **密緬** 江海遠沈約詩上瞻既隱軫下睇亦溟濛按 **萃于直躬慶是全德許靖**

隱軫字自有據不必引甘泉賦也互見祭張書記文 **廟廟之器** 蜀志許靖傳許曰蔣濟 **黃憲師表** 一作 **之姿** 後漢書黃憲傳憲年

與語移日謂憲曰子吾之師表 **何晏神仙** 見祭呂 **叔夜龍鳳** 晉書嵇康美詞氣有

也按以下改本全刪尤見大體 **宋玉閒麗**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王衍白哲** 世

七尺八寸偉容色雖土木形骸不加自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馬援之眉宇** 見祭伏 **盧植之音聲** 後漢書

王夷甫容貌整麗極捉白玉柄麈尾 **此其妙水鏡而為言** 蜀志李嚴傳注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

與手都無分別左傳有君子白哲 **託丹青而為裕** 按英華作裕徐氏疑當

私也况大人君子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 **至於好禮不倦** 禮射義

怒天下有不服者乎餘見山南薛從事啟 **用和為貴敬一人而取悅** 孝經敬一人而取悅

生者不相避名且二名不偏諱為裕猶有餘裕也裕字必非 **謙六** 一作 **位而無咎** 徐

余疑其本作譽音訛為裕細玩亦非也餘見為李始孫啓 **以默識** 孔融薦禰衡表宏 **確乎寡辭** 從弟

似未全也作六字是 **意** 集作點似 **確乎寡辭** 從弟

祭車匠胡奴罔迷於半面 後漢書應奉傳註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

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穎川綸氏都亭

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表賀賀

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而視奉 **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 魏志王粲

奉印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聿成儉訓不有長物** 晉書王恭傳恭曰

共行讀道邊碑因使背而誦之不誤一道 **猶卑官端坐心齋** 見為柳 **江革分謝朓之舊襦便為臥具** 南史謝朓大

字觀人圍棋局壞案為覆之不誤一道 **周正得袁憲之談柄常** 一作 **在講筵** 南史袁憲字德

敝絮單席既學不倦 **自娛二篋能識** 並見安平公 **麗則孔門之賦** 揚子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

乃脫襦并割龍與之 **清新** 鄴下之詩 陸機陸雲別傳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

門客與憲候博士周宏正會宏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 **重以多能推**

賦也則賈誼登 **於小學** 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 **王子敬之隸法道媚** 晉書王羲之傳

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蔡南文集詳注** 卷七

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植王粲為其

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

子獻之工草隸

子獻之工草隸

子獻之工草隸

子獻之工草隸

子獻之工草隸

按王僧虔謂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晉書皇休明之草勢沈著吳錄皇象

采以入傳書斷謂小真書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字休明廣

陵江都人工書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王僧虔名書錄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沈著痛快

宣和書譜皇象官至侍中工八分篆草初學草沈著痛快論者以象書比龍螭蟄啟

伸繁腹行當時異時一作相逼當代世罕儔不妄集作過一作人

以為章草入神後漢書第五倫不敢妄過慎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後漢書范滂傳滂母

人食此則泛言交遊耳名死亦願集作僑札交貺者稀見榮陽公謝故能應是昌時媚于天子

何恨願須憲章皇極燮理元亨燭耀家聲粉飾國史侔帝典之灑灑噩噩揚

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爾爾書灑灑爾爾周書噩噩爾尊王道之蕩蕩平平見賀德而又不節怨嗟易

節者則知進憂亢易元之為言也張良竟稱多病史記留侯從入關留侯王

方務頤神後漢書王充傳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造養性無頹陽

之晉田漢書翟方進傳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都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

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之晉田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會之食既去傳會為丞相加侍中拜太尉進爵為公領司徒進太傅會性奢

求諸飲食方際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乃獻醒酒鱖魚中祠部尚書武帝就

句借食味以言罷相居東也然何會事畢竟與上下句不倫改本盡刪之矣憂其厚

味周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胾毒積康養有爽和氣肴菽英華注疑無佐英華

集作無任皆不可通此必作佐謂肴菽之外無厚味佐之琴鶴有餘成萬古之

也故改定詩其肴雜何魚鮓鮓其鮓雜何雜筍及蒲琴鶴有餘成萬古之

良相為集作一代之高士晉書高士傳繁爾來者景山仰之景行行止

毛傳景大也鄭箋景明也有明行者則而行之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景行行止

此與高山合為景山似兼用詩傳景山大山之義改本專曰景行某昔在左曹

亞以給事中出故實一作事先帝雖詭詞望利穀梁傳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注

日左曹即左掖也實不接於話言英華作而申深非義約文孔安國尚

人也禮記事君大言入則不接於話言言話非而申深非義約文孔安國尚

作傳約文申庶窺於風采代天之言既集工人其代之蟠地之樂難

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為序引以鄒衍之迂怪陰陽消息而作

樊南文集洋注 卷七

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
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
亦復名家忽焉承命何所措辭五嶺幽遐八桂森爽皆屢見莫逢博約寧

遇切磋處無價之場率然占玉尹文子魏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尺置於廡下不枯之序麗爾論珠

王王召玉工望之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天登一作不枯之序麗爾論珠
下之寶此無價以當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題從文粹而首有承

刪之交苑英華辨証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商隱代作亞後
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亞作徐曰典嚴正大較原作更得體
故附錄之舊書鄭收傳父亞字子佐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
翰林以文子諱深知之餘詳桂州謝上表按原稿非不華瞻莊重然
大有矜持之態且未全得體一經點竄氣象迥殊矣文章之工拙匪
徒學問所為亦有氣局福分主之是說也余驗之久而益信起結兩
段全改中間詞藻取諸原本而別運以清
機讀者細為體味可以得文章進境矣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於此也唐

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
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縣遠其代工掌
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伊尹為之訓誥
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
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
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
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
英華有器也厥後淺微淺長英華作淺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
之字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
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新書蘇頌傳

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餘詳上篇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舊書傳楊炎字公南文藻雄麗遷中書舍人與

常衮並掌綸誥衣長於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泊楊焉德宗即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後下世字英華亦作代避諱也今從集泊

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

太師忠公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一作實惟其

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舊書李吉甫傳

憲宗即位劉關反帝命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由是甚見親信元和二年春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至六年正月自淮南節度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封趙國公至淮西節度吳少陽卒子元濟請襲位吉甫以為淮西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守禦宜因時而取之始為經度淮西之謀九年冬暴病卒新書傳李錡在浙西請領鹽鐵又求宣歙吉甫言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劉闢拒命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吉甫言漢晉宋梁凡五攻蜀由江道者四且宣洪斬鄂強弩號天下精兵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劉闢平吉甫功居多又度李錡必反曰錡庸材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鬪志討之必克徐州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眾為先鋒可以絕除後患韓安在汴州多憚其威詔安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錡眾聞徐梁兵與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與帝意合

又請自往招元濟苟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

會暴卒校李錡事舊書傳不載新書傳平李錡在吉甫為相後今文皆作在內署時

則以阻其鹽鐵宣歙之請也元和十二年討平淄青李師道在吉甫卒後所云料齊

二書傳皆不載舊傳云及為相患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新傳云

姑息蕃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

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

事惠皇舊書紀穆宗廢聖文惠孝皇帝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前一作傳聞

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舊書傳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

奏罷別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說命一作伊尹傳說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

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記

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

耐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

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庥薦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

天子脩然有求元之思

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

燭於宮庭中外臣僚咸欲以

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德馨攸居因饑憑陵怙眾強禦

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一

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

資神

斷萬里勝

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

犬羊遂

潰疣贅披抉

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

瘡痍榛棘

襲世未平至是

漁陽帥

武

掃除妖孽

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膺明

命

寐而白鳳來成

諸侯不朽之勲尊

元后無私

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

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

廷南文集羊注

卷七

河之嶮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八字一品集作乃敢揚中聲進討拒命王庭誤

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一作帝疑公累罄一作忠忠一作謀

且言一無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一品集渠當作受戮祇以拒

英華文粹皆作拒徐刊君按舊本皆作雄渠受戮徐氏引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

本作抵愚謂當作懼楚反漢擊破誅之未嘗獨有他事也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

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文定用此事言以兵懼君由於忠愛

尚自納於刑况稱兵作亂哉漢書禮樂志註抵忤也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

跨連一作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一作匪人坐為汙俗若是

可忍一作若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

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山東過壺關縣北故黎國也有黎亭縣有壺口關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壺谷至武安縣南入於濁漳常山勁卒雷太行

石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注曰恆山在西避文帝諱改常山漳水謂魏博節度常山謂成德節度是為唇齒實懼因依不若

乘於一作未萌制其將勳帝命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

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成德軍節度治恆州元和十五年避戮力

從命按此述德裕奏請遣李回使諭魏帥何宏敬鎮帥王元逵事詳為李詒孫啟

此實克平昭義之要策時亞亦從李回行故較原稿所敘更中要害時告魏

鎮二帥以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邢洛磁三州以絕壺關之右臂收

泝水之上游水經注濁漳水條下枝水俗謂之祇一作泝水水承白渠於臺縣

自間道出立職於其壘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一作水

餘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詳賀尊號表帝怒斯赫人心

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

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文粹作宗室是元祖英華作勤

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

讎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彌牟衛將軍文子也左傳哀公二十五年五月

衛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

卷七

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謀以攻公衛侯出奔宋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納衛侯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注曰南氏即彌牟

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疑較原稿更詳重長冒

是洞啟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

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圍棋尙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

有軍書繼一品集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文粹作兵誤淬鄭刀萬里來袁尙

之頭顱女粹作紹誤二冢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

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勲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女粹無也字公於是

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勅上黨謂積晉陽謂弁宗英英華作華誤可汗獻琛輸一作貢

畫越自絕漠一作城通於本朝大畢伯士之肩呼韓谷一作鹿蠶之

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一作史冊光被

明命公於是兼及回鶻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按此敘黠戛斯事而

附皆詳原稿與代李貽孫啟 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

符傲睨鬼箝之錄聞之者可以祛孽贖得一作傳之者可以弼邦

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一作乾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

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

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一作疏於封章達

於旒袞一作展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

傳一作賦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邪

歲在乙丑會昌五年羣公常伯雷王左右常伯常任傳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舊書職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爲

以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

三英華文粹皆作二今從年殲醜虜頌本作北伐之詩一作師誤四年誅

狡童誅東征之歌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東山周公東征也而又移一作伐摩尼之風圓覺經清淨摩

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按文以摩尼統言釋教也又考舊書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淫酪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武宗紀會昌三年摩尼寺僧莊宅錢物差官點檢抽收蓋此寺僧皆回鶻人始立於元和時而會昌時亦毀之紀文所謂大秦穆護祇僧皆勒歸俗也通鑑注曰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祇胡壞浮圖之俗神也唐制祠部歲祀積西諸州火祇官品令有祇正蓋主祇僧也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此謂拆寺之事見河南盧尹賀表

鴻名光下一作神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藻

縟文采一作質類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

道之冊文前見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

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觀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

一作文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

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

易名之美作為一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此一段與宣懿

耐廟一段為首尾其功伐集作攻闕文粹作攻伐誤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

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與十五卷不同輒

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

大中元年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屢

貶潮州司馬此書至之時已貶潮州矣餘詳年譜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

書尋元珠莫究其文粹作倪域莊子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邱遺

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聽希聲莫窮於高下老子大音希聲承命震惴一作恐幾

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伏字無念江陸修一作盡濫辭讓不

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功難持一作持誤荀子天地無全功按此大名

難兼一作堅誤大名以人物言字屢見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一作陽

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

燦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
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一作陽咸秦者幾焉鷓鴣不傳之
以馳騁驛驢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見鄭州仲尼聖賢之
宗也位止於司寇師一作老明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
者幾焉以上以天地人物立論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一作王召公畢公寅
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一作已來未之多有李斯以
刻石紀號之文勝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上泰山刻所立石其辭曰云
云登之罘立石頌德焉登琅邪立石刻頌秦德曰云云二
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辭曰云云二十一年之碣石刻碣石門
其辭曰云云三十七年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云云而不在休明之
運又何足數哉以上數語應起段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阜
嚴忌善為文華文粹而不至嚴廊一作嚴廟廊一作嚴廟漢書董仲舒傳
廊殿下小屋晉灼曰堂邊自是已一作以降其類實繁惟公文粹文粹君蘊開
廡嚴廊謂嚴峻之廊也

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
之女萃于直躬慶是全德女粹作粹于厥躬一品集本作粹
平厥躬華夷仰德今從文苑英華蓋四序之
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一作中之姬旦集有也字按純
是東京法度
後之學者其景行之云爾一無云爾字今
刊文粹脫行字

樊南甲集序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集作十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
國楚華太守崔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為
祕省房中官一為開成四年試判釋褐一為會昌
二年又以書判拔萃以上皆詳年譜恣展古集通典祕書省雖
非要劇然好學
君子亦未為之四往往咽嚔于任助范雲庾信之間咽嚔即嗚嚔魏
志注太子及書
部圖籍榮然畢備
與錄曰執書嗚嚔不能離手稽康琴賦留連瀾漫嗚嚔終日
注曰服虔通俗篇樂不勝謂之嗚嚔嗚鳥沒切嚔巨略切有請作文或時得好
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一作上淨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

或曰曰韓愈文杜甫詩彭陽令孤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

聖僕原注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為第一二常表集無表字以今體

規我而未焉一作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去聲表記所為亦多

冬如南郡漢書地理志南郡秦置江陵縣故楚郢都舊書志荆州江陵府荆南節度使治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

息淺烏故切至篇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

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宣和書譜觀其四六葉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

聲律筆畫雖真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楚

現蔽象棋有六博些注曰投六著行六棋故云六博論宏博經用十一棋六白六黑漢

書吾邱壽王傳善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簞也說文簞行棋相塞謂之簞鮑宏簞經簞

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禮記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注曰

方各東西九年教之數日注曰朔望與六甲也漢書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至繁儒吏

論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按六年所教之數一至十也五方即方名此云四數其四方四時之謂歟未足矜十月十二日

夜月明序按所校英華汗烏汚反似有訛刊今從說文

樊南乙集序

余為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為四六作二十編明年正

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為蓋屋尉通典蓋屋漢縣山曲曰蓋水曲曰屋屬京兆府按篇中三言明年辨詳年

與班縣令武公劉官人同見尹按左傳官人肅給後代史文如北齊書循吏宋世良傳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

還孝莊勞之曰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郎基傳州府官人酷吏盧裴

傳還尚書左丞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重跡屏氣隋書王韶傳晉王廣鎮并州

除行臺右僕射後進位柱國文帝幸并州詔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許善心傳

攝黃門侍郎留守京師煬帝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循吏梁彥先傳四海之內

凡曰官人王伽傳官人無慈愛之心不加曉示致令陷罪酷吏趙仲卿傳鞭笞長吏官

人戰慄舊書高祖紀官人百姓賜爵一級武宗紀赴選官人多京債李衛公論潞磁等

州縣令錄事參軍狀云官人皆由選擇可委輯綏蓋官人本統內外貴賤各隨其宜以

稱之其後乃於令長掾屬及赴選筮仕者習稱也前人辨之未備故詳引焉班縣令或

班姓而即令蓋屋者武公徐氏疑作武功武功屬京兆府劉官人尹即留假參軍

似官於武功者新書表有京兆武功劉氏亦可舉稱然皆未可定

事專章奏本傳以尹為盧宏正誤詳年譜假參軍假法曹參軍也詳偶成轉韻詩箋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

七關數月集作李玘得秦州按杜牧題末崇西平王宅太尉想院六韻結云隴山兵十萬嗣子握朔弓註曰今鳳翔李尚書

樊南文集卷七

太尉長子其名其地其時皆合必節此李玘也可以略補想傳之闕

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

尋取維州舊書杜悰傳李德裕鎮西川吐蕃首領悉怛謀以維州城降執政者與德裕不協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聯

為章賀舊書宣宗紀大中三年正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詔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各

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六月季榮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

張君緒奏收復蕭關勅於蕭州置武州改安樂為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民皆河隴遺

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辦賜之冠帶八月時同僚有京兆

鳳翔節度使李玘奏收復秦州九月西川節度使杜悰收復維州

韋觀文河南房魯宰相世系表房魯字詠歸者元齡之裔然非河南似非此人也文粹有房魯上節度使書全唐詩話長安木塔院有進士房魯

即其人樂安孫朴京兆韋嶠韋嶠未必即韋蟾之誤詳詩集和孔雀詠天水趙璜字相世系表

詩紀事開成三年登第長樂馮頴彭城劉允章新書劉伯芻傳孫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為禮部侍郎後為東都留守是數

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舊書牛僧孺傳字思黯穆宗長

慶三年同平章事敬宗時封奇章郡公後至大和中初卒贈太子太師謚文貞新書傳贈

太尉諡曰文簡稷贈與諡二書不同北夢瑣言又云大和中初卒未賜諡白敏中入相乃

奏定諡曰簡無文字唐文粹有李珣撰牛僧孺神道碑云大和中戊辰歲十月二十九日薨已已歲五月十九日葬然則義山於三年春時抵京明矣

天下設祭

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曰吾太尉當有杜司勳之誌舊書杜牧

員外郎史館修撰太平廣記引唐闕文牧在牛僧孺揚州幕惟以宴遊為事出沒倡樓

僧孺密教卒二十八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及徵拜御史僧孺餞之命侍兒取一小書籠對

牧發之乃街卒密報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與子之奠文今不二

事集有為不朽十月四年十月辨詳年譜尚書范陽公盧宏以徐戎凶悍節度

關判官奏入幕是判官非掌書記詳年譜故事軍中移檄英華只作易徐刊本作檄今從之牒刺皆不

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

年府薨宏正遷宣武節度使仍遷卒於徐鎮選為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講經集作始復欲註

書講申誦古道教太學生集作教天為文章七月六年尚書河東公

柳仲守蜀東川奏為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在

已為判官此故求改也詳年譜與赴東川諸詩箋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集作新練兵作教場閱數軍英華

實宏傳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

申傲之互見濮陽陳情表

卷七

羊主

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所為已五六百篇其間可取者四百而已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尅意事佛方願打

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

太平御覽引水經注五臺山有五巒巍然故曰五臺晉永嘉三年鴈門郡人五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中人為先驅因而不返遂寧巖野往還之士稀有望見其村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俗人以為仙者之都矣中臺之山頂方三里西北陔有一泉水不流謂之太華泉蓋五臺之層秀仙經云此山名為紫府仙人居之其九臺之山冬夏常冰雪不可居即文殊師利嘗鎮毒龍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往禮焉按今本水經注脫去而寧字記引之互有省節今合校正一二字也寧字記仙人居之下又有內經以為清涼山句其九臺之山似訛北為九耳元和郡縣志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百四十里道經以為紫府山內經以為清涼山當亦本鄭注也

於文墨意緒闊略為置大

牛集作篋塗道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宏農楊本勝

宰相世系表楊善字本勝監察御史餘詳

集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牋刺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

四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

為一十編名之曰三字集四六乙舊皆作一然必為乙所謂此事非平生

作為

甲集乙集也故竟改正

所尊英華尚應求備卒不足以為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

遂書其首是夕是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鬼鳥

荆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車鳥度家家捷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讓之門一作牀嶺表錄異有如鶴留名鬼車出秦中而嶺外尤多春夏之間遇陰晦飛鳴愛入人家鑠人魂氣或云乃首曾為犬齧下一首常滴血也血滴之家即一

如大中元年十月集

二月十二日夜時原注是序前書罷求明不成寐集作書罷求嘆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新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

秀擢進士第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結上時議三篇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出佐使府代宗立丐侍視歸樊上授

著作郎益著書久之拜道州刺史

次山有文編新書藝文志集類元結文編十卷英華載文編序曰天寶十二年漫

與在此州今五年矣乃次第近作合於舊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為之序

編十卷復命曰文編時大歷三年也

元結傳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漢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

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當以漫叟爲稱藝文志儒家類
元子十卷又浪說七篇漫說七篇小說家類元結猗犴子一卷按顏魯公所撰墓碑作
猗犴字是次山詩集志不載其
篋中集一卷乃選本非此所指
次山見譽於弱夫蘇氏始有名文藝傳蘇源明京兆武功

見取於公浚陽公元結傳禮部侍郎陽浚按撫言亦作陽文粹作楊始得進士第文編序

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新書表

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

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元結傳經略容管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

已下若干篇是交粹原外曾孫遼東李暉辭宰相世系表有遼東李氏稜暉辭無可考收得之

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懸遠長大以自然爲祖老子天法道元道法自然

氣爲根揚雄解嘲大者含元氣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莊子道不遊太虛老子是謂無狀之狀大賁無

色易賁无色也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史記天官書中官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又曰衡殷南斗又曰北宮南斗方嚮物色歛何從生啞鍾復鳴

爲廟又曰東宮蒼龍又曰西宮參爲白虎舊書張文瓊傳虔威子文收尤善音律嘗裁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黃雉變雄舊書五行志高宗文明後天下頻奏雌雉化吹律調之聲皆響徹雄爲雄或半化未化兼以獻之則天臨朝之兆山相

朝捧水信潮汐王充論衡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爲潮抱朴子潮汐者朝來納靈潮或夕或朝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

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於朝斷章摘句如娠

始生狼子豺孫競於跳走爾雅狼牡羅牝狼其子獾又豺無前足註曰晉時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足即此類也左傳狼子野心

剪餘一作非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

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

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絳長河不知其載詩汎汎楊舟

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官藏其

日緇絳也疏曰絳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絳是大繩

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暨

磨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吃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

細分孽西京賦孽肌分理切截纖頰如墜地碎若大咽受粹注上聲餘鋸取朽蠹櫟

蟒出毒爾雅釋樂郭註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敵刻以木長尺櫟之廣韻櫟稍也集韻擊也按櫟與櫟通刺眼楚文粹注去聲齒不

見可視顧顛蹉錯雜汗瀦傷損禮記汗其官而豬焉如在危處如出一作夢中

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義皇

上之視下不知有一一作尊下之望上不知有一一作纂辨頭鑿齒淮南

子海外三十六國南方鑿齒民注曰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按南夷志黑齒全齒銀齒諸蠻皆鑿齒之類此以言遠方種類非用山海經大荒之中有人曰鑿齒羿殺之也餘見一品扶服臣僕融風彩露淮南子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註曰良卦風一集序

方朔語武帝曰吉雲之國雲氣著草木成五色露江淹雜體詩露彩方汎灑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亂者蕃邪人

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晁氏讀書志結性耿介自

謂與世整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而論者

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

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

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徐刊本作無乎而文粹作無書味句意似

言有此一書不必更有他書故雖不師孔子可也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按本傳初為文瑰邁

奇古此篇是矣要以造意為主意緒可尋則詞源易奔凡所依據推演讀古者自知之

爾雅鳩雉註曰黃色鳴自呼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樊南文集詳註卷七

樊南文集詳註補

卷七

師古

舊書傳顏籀字師古新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籀師古似以字行則以字為名可也以原名為字唐初尚有一字字乎

九族

軍陶護厚敘九族

魏文榮樂諸弟

按典論論文云至若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是謂富貴榮樂身亡則止不如文章不朽於諸弟何于此句且闕疑可耳

綠疇

淮南子倣真訓洛出丹書河出綠圖圖疇義同

穎巖

按左傳西狩獲麟疏穎容字子巖陳郡人與賈逵服虔並舉即此人

論珠

梁書顧協傳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

發號施令

書周金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明罰敕法

易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楚月之集羊主

卷之補

三

一王之法

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腆然

傳諸將應然陽應曰諾

拒君

後范甯春秋穀梁傳序左氏以警拳兵諫為愛君訊其乖大義也與此引用之意相合

彌牟

衛將軍文子也見禮記

摩尼之風

京教流行中國碑額真觀十二年詔曰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偈來於中國單寺處之其法曰晏乃

官

尚書畢陶謫能官人後此最始者其後隨宜稱用不足詳引

李玘

侯之大家傳帶礪之盛業

後

有三關如移關請關通其事刺謂刺舉之後謂移其事於他司

山

注其功以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即斯地也

臺

注其功以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即斯地也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八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吳江潘西庚馴之參校

書

別令狐拾遺書

通典補闕拾遺武太后置二官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按舊書

綯傳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宏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為左拾遺當即轉補闕詳年譜唐制遺補為侍臣故秩雖卑而體則重此所云仕益達也書

上於開成初誠懇之至御類感憤然是時與令狐交誼未乖而云僕困不

動當屬未得進士時也

豈自料其後之乖好哉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

天地耳錯行雜居螫螫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
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
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
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徐刊本誤作狂直
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汗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
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
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
手嘖然相感決然相泣者決為流行之義故以言淚流徐刊本作泣似非豈於此世有他事哉
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
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
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

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

史記廉頗傳免歸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甲為將客復至廉

頗曰客退矣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嗚呼此輩真手搔鼻敲廣韻敲鼻也按亦

作齷南史宋前廢帝紀肆罵孝武為齷奴魏書王氏世驢鼻江東謂之驢王而喉噉人之灼痕為癩者禮內則不敢

文噉氣悟也玉篇逆氣也論語伯牛有疾註曰先儒以為癩也說文惡疾也此謂灼痕非癩而誤以為癩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

大賈坐滯貨中周禮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入於膳府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人人往須之甲得若

于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今刊文粹脫于字曰其贏若干戊曰

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

相見有贅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哭今刊文粹釋無哭

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

迴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

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贅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

送弔哭

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

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

不信者無敢不信於大賈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

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

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謂文粹作爲市道

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百虎通娶妻下之相宜否前祝曰

蕃息善相宜先祝夫婦好合蕃息又祝子孫衆多也前祝又進祝之也徐刊本作則祝誤後日文粹作生女子貯之幽房

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

是宜擇何如男子徐刊本有者字誤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

而不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

取爲事當其爲女子時誰不恨及爲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

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尙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

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細一作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

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子文粹作二百必子字形近

而訛史記伯夷德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豈斷盟津之八百斬求也莊子齊物論子惡乎知死者

豈求爲興王之佐歟徐曰當改作斬如左傳宋公斬之之意誤矣史記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

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

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爲忘其素恨之母

婦耳商隱再拜

上崔華州書

漢書谷永傳燕見細繹注曰細繹者引其端緒也

一作牋按此是上崔龜從非崔戎也乃朱長孺疑二十五當作三十五徐氏則力辯其必非義山作爲編文者誤宋

皆由不考定義山年齒而又泥華州之必爲崔戎遂致總無一合今既辨定生年因見義山自幼早爲戎所深知何煩上書哉舊書賈餗傳太和時

凡典禮闋三歲九年被甘露之禍自後當稱故相矣開成元年十二月紀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例兼御史中丞憲銜故有中丞閣下

之稱二年正月紀以吏部侍郎崔暉為宣歙觀察使鄆傳云太和八年權知禮部而於鄆傳云兄弟鄆鄆二人知貢舉掌銓衡為時名德新書亦云崔氏兄弟凡為禮部五蓋權知禮部者權主貢舉也文中崔宣州指此若賈耽則兩書傳中皆不云曾主貢舉書崔暉傳於元和七八年雖為禮部侍郎但十二年同平章事其後乃觀察宣歙豈得僅呼崔宣州哉然則為餞為龜從為鄆審矣開成二年義山已得進士此書當上於開成二年或春初尚未得第或得第後而未遽得官須再試或辟舉亦尚有獻書求知之事耳至二年二月龜從入為戶侍四年鄆入為太常矣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去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憎按餞三典禮闈一為太和七年見詩集故番馬侯其餘當在五六年間義山年以下也餞於太和二年當於六年應試為賈所斥八年又為鄆所斥下云居五年間統計太和五六同考制策此不可言禮闈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

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幅短而勢橫力健不減昌黎

與陶進士書

徐曰陶進士不知其名豈即後所謂華山尉耶按未可定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崗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為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舊書傳劉知幾子迅右補闕撰六說五卷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伏其精峻新書劉迅傳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嘗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

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誅非惟求

以為已而已亦所以為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

入求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求謂入京求舉也又亦謂又將求知已也固已

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鞵出門寂莫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

得私怪徐刊本誤作祕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

為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

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

義者譏謂太毒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太和七

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情作牋啟銘表之外不復作文

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耶唐人應舉者卷軸所為詩文投之卿大夫謂之行卷時獨令狐

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唐時進士必先寫舊文納貢院不徒憑一日之短長也既得

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

八郎之友誰最善絢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託之

辭故夏口與及第正深於薦託也乃云爾哉開成二年高銜知貢舉擢商隱進士第見本傳出為鄂岳觀察使故稱夏口公而不稱其郡望則

是時銜尚在鄂岳也餘詳年譜干道志鄂州漢江夏郡江夏記曰一名夏口沙陽夏兩鄂者釣渚皆其名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

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為夏口門人之一數耳味此數句其感令狐淺矣時必已漸乖也

爾後兩應科目者兩應科目係他科也通考列唐一代進士每曰是年進士幾十幾人諸科幾人開成二年有諸科三人徐氏謂即下博學宏詞

年乃為吏部上之中書宏詞試於吏部如舊書紀咸通二年試吏部宏詞選人是也故曰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

又復悞恨周李二學士按周周輝也見代為表李未知何人疑為讓夷舊書傳讓夷太和初為右拾遺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三年遷

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二

亦與學士年拜中書舍人讓夷既先充翰林學士則轉郎官必如周輝之兼內職開成時為舍人同職也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

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
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
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
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
當其罪矣言他人不足罪惟舉鴻博者當之也左傳子孔當罪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
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漢書逢萌傳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不知方面所在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南場謂吏部比於江淮
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舊書裴行儉傳咸亨初為吏部侍郎始設長名姓歷任職者衆遂出長勝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李肇國史補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縣長名以定留放舊書李峴傳為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後又知江淮舉選置銓洪州新書選舉志其後江南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即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按通典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唐初制也其後立制不一考之書會要則貞元時停福建選補長慶以後每停黔嶺選補開成五年嶺南節度盧鈞

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嶺中往弊是南選今弊是北選餘詳榮陽公舉王克明等狀
則其時固嶺選補久停故此專言江淮也又按南場作判乃吏部常例試判非謂拔萃
也按萃自在尉宏農罷後詳年譜徐氏談會而駁本傳之非則轉謬矣 尋復啟與曹主求尉於號舊書本傳釋書郎調補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
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
遂脫衣置笏求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新書傳姚崇會孫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
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按舊書傳崇元孫合餘詳年譜陝虢觀察即自領陝州刺史故曰今太守也姚合於開成四年八月游陝而五年冬暮又別有京兆公游陝見代作運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儼耳說文儼垂見質表則此書在五年九月也 運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儼耳一曰懶解落
猥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公羊傳僖公四年卒怙荆玉篇怙服也靜也 嘗自呢
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諡也而
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
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二得

始得今刊文粹脫得字其卑者西岳華山在焉鄭縣有少華華陰縣大華山在南有潼關

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似全以華山喻已之於令狐始居其門今

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為我指引巖

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雲臺觀在華山觀側有莊唐宋說部中屢見暮

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徐刊本有復字非得吾子於邑中邑中似即華陰縣

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

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

就如是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

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孽進趨僕此世固

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目東

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宏農尉李某頓首感述既淺憤懣殊深與別令狐

為濮陽公與劉稹書英華作檄集作書玉海引之亦作檄然檄為聲非之詞書有勸戒之語文非檄體首尾顯然李

衛公文集有代諸節度與澤潞軍將書玉海又引冊府元龜武宗遣諸鎮

告諭以利病禍福之宜茂元與稹書云云蓋上受廟謨故可貽書誠諭其

檄類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辭易中心疑者其辭枝夫豈告者

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國語范文子語一去不

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焉

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

於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舊書劉悟傳子從諫充昭義節度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太和七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武宗時進司徒卒新陸機詩發跡翼藩后昔云與國今

書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卒

卷八

卷八

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一作門未至左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飯具纔畢襚衣

莫陳並見表與祭文乃睽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見桂州謝上表迷失臣職不思先

軫一作軫之忠徐曰左傳宣十二年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先穀違命喪師不可謂忠疑當作先軫左傳僖二十八年

晉原軫將中軍上德也二十三年狄伐晉及箕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軫其

元而如生綏英華刊本誤作軫而注曰左傳作軫明是訛軫為軫也故直改正 將覆

樂書之族春秋左傳晉欒盈出奔楚自楚適齊齊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入絳

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後盈此僕隸之所共惜一作兒女之所同悲况

某擁節臨戎援一作非旗誓衆後漢書隗囂傳論囂援旗誓衆封疆甚邇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為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以定束身之計晉書段灼

詔書束身就縛又王坦之傳卒士韓張束身自歸此謂束身歸朝語習見 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

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為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舊唐書

劉悟傳悟為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憲宗下詔誅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悟未

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宏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

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為所驅迫何如轉危亡為富貴於是

以兵取鄆擒師道斬其首以獻擢拜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穆宗即位檢校尚

書右僕射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太師相公一作國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

平章事寶曆元年九月卒贈太尉 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一作獎其象賢仍以舊服皆

前舊書傳悟請以其子從諫繼繼戎事敬宗寶曆二年充昭義節度等使 納職貢賦十五徐刊本誤餘年於我唐

為忠臣於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書天難忱纔加壯室之

年禮記三十奄有壞梁之歎禮記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

諫方年壯思立功後又曰卒年四十一通鑑曰悟薨從諫匿其喪司馬賈直言

責之曰爾孺子何敢如此若如新書似不合稱孺子証以此文則新傳有舛也 主上

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為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

自立之帥上黨為辜恩集作姑息之軍李陵答蘇武書陵雖辜恩漢亦負德俾之還朝以聽後

命按後字英華作故集作復皆轉相誤也今改定舊書傳詔積護喪歸其義甚著

其恩莫借昨者祕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祕喪則

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

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秦漢書賈誼傳疏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巢幕云安

見上范陽敵智士之所寒心史記刺客傳鞠武曰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

謀夫之所辭舌漢書田蚡傳韓安國謂蚡曰魏其必魏杜門蚡舌自殺說文辭齧也側革切或从乍作辭矧於僕者得

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氏襲侯趙氏傳子謂成

德王庭湊死子元達襲也魏氏襲侯謂魏博何進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

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 胡不度其始而議其終舉其華而

尋其實願為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

其人也職則副戎節度使下皆有副使每以其子為之其後即自為留後襲爵史傳中習見賞罰得以相參恩

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叔姪

相近尚非親父子也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一作秘喪則於

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

師趙魏則為繼代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足下則為自立擅命之

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

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漢書吳王濞傳發書遺諸侯曰寡人金錢在天

能盡餘詳為李貽孫啟梁園之客比比而來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傑將倚以為

牆藩託以為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

則祈英華作抵誤羊自至泉深則沈玉自來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已立然

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鬪德薄則賢

者不為謀故吳淠有茲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並見一晉寵

大夫卒成分國之禍漢書劉向傳昔晉有六卿世執朝柄終後六卿分晉衛多君子左傳吳公子札

適衛曰衛多君

子未有 孰救渡河之哉 見一品集序衛事前 此之前車得不深鏡 漢書賈誼傳

前車覆後車誡使記高祖功臣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東觀漢記覽照前世紀為鏡戒 代憲四祖 代德順憲四朝 文明繼興當

時燕趙中山 稜左傳注曰中山鮮虞國策注曰漢中山王靖移居盧奴後漢書郡國志極山在中山國上曲陽西北也至後魏改定州唐義武軍節度

治所建中三年置其先則屬成德軍 淮陽齊魯 新書藩鎮傳論引杜牧語曰趙魏也當時亦為李惟岳所據見紀傳

之其餘混源軒鄴欲相效者往往而是稜盧龍則朱酒德宗建中三年反僭稱王改燕為冀成德則李寶臣代宗大歷十年反李惟岳德宗建中二年反王武俊建中三年反

僭稱趙王王承宗憲宗元和五年遂赦十一年又反魏博則田承嗣大歷八年反三年僭稱魏王齊則淄青李納承父正已作亂與趙魏冀同于建中三年長至日稱王李師道元和十年連吳元濟以叛梁則汴宋李靈曜大歷十一年反結田承嗣為援其後建

中三年淮西李希烈兼淄青節度與李納朱滔田悅連和攻汴州入之僭即帝位號國曰楚蔡則吳少誠德宗貞元五年反吳元濟元和中反吳則李錡據浙西蜀則劉闢據

西東川皆元和初反或討平或赦罪復官或自死俱詳史傳此皆代憲四朝中事而朱泚李懷光之陷京師致德宗出幸奉天尤為巨寇其他反側之徒亦尚有之至魏博之

史憲誠鎮冀之王庭湊盧龍之朱克融其叛則在穆宗時充海之李同捷則叛於文宗時

矣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 後漢書馬援傳援曰若點羌欲旅拒 威逆天用人背惠忘德

據指掌之地 後漢書岑彭傳辛臣諫曰戎曰今四 謂可逃刑 左傳有罪倚親不逃刑 倚親

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闇者不能為謀明者

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洵尚書 太尉事見上舊書李洵傳洵正

保與蘇肇給事 舊書吳元濟傳元濟少陽長子也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及

不便兆縊殺之朝廷贈蘇兆以右僕射楊元卿先奏事在京師得盡言經略淮西事於宰相李吉甫楊元卿傳元卿每與少陽言論以大義乃為凶黨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

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元濟總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為元濟所殺同巧一射塚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遇害元卿後歷涇原河陽

汴宋節度觀察授太子太保卒兆肇音同故史文兩用但兆死於賊手引之反覺不武而給事亦不符疑傳刻有誤也 蔡之懿親並據要地

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 集作 止我武維揚則割地驅人以

降送款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

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

下大未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風沙之

述月文集卷八

國縛主之卒重生

見

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

後漢書彭寵傳寵發兵反攻拔薊城自立為燕

王建武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斬寵馳詣關封為不義侯

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

數州之饒

皆見盧尹賀表

兵士尚強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

心自棄何速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悅

於魏郊連兵轉戰縣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

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

舊書李抱真傳德宗即位

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抱真與河東節度使馬燧屢敗悅兵加檢校兵部尚書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救悅抱真外抗羣賊內輯軍士賊深憚之興元初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應泚抱真以大

義說王武俊合從擊滔大破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卒贈太保 及盧從史釋

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凶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

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檻一作北

闕家語管仲桎梏而居檻車史記張耳傳乃檻車膠致漢書張耳傳貫

棄尸南荒

而潞之人猶老者捫胸

漢書高帝紀注捫摸也音門按捫胸猶撫膺

少者扼腕

戰國策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史記刺客傳作搯又張儀傳作搯腕謂朝廷不即顯

戮深為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暱厚將崩去安就危衆

黜其謀下不為用故也舊書盧從史傳從史為澤潞節度使李長榮大將長榮

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陰與承宗通謀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突承璀將神策兵

與之對馳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上戒承璀俟其來博幕下伏壯士縛之內車一帥

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續漢禮儀志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

鮐背之叟疏曰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知其本末尚能言

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為勃者之守勃舊作渤英華注曰疑作恃今考勃與恃

勃凶勃倡勃皆見史書因勃與勃古通史漢勃海皆作勃故誤勃為勃耳不必改恃數州之衆固不為邪者之徒此又

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四字一作則隳家聲司馬遷書李陵既生降隳其家

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一作固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

忘食推枕不寢為足下惜為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

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聽

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後漢書光武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宏

大度漢書高帝紀常有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集作圖之說橫議者屢興悖

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為來者宜其弭之新書傳仇士良積怒創言從諫志窺伺從

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善貿易之算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畜馬高

九尺獻之武宗不納怒殺馬益不平舊書武宗紀討劉稹時制曰從諫因版屨之資恃

紀綱之力誘受亡命妄作妖言中罔朝廷潛圖左道接壤戎帥屢奏陰謀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

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為人姪則致叔

父於不忠按通鑑從諫弟從素之子積而此云季父叔父又不符蓋從素事本皆誤采也為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

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南史江淹獄中上書曰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又

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為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

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為賊將

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效用於戎首禮記子思曰毋為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

恩皆受圭符咸領旗鼓舊書傳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自王師討淮西祐略厚遇之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太和初遷

檢校戶部尚書滄德景節度使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婿也為元濟謀主及

李愬擒元濟以書禮召重質於河曲乃單騎歸愬愬欲殺之愬表許不能悉數歎

以不死請免之尋授鹽州刺史後歷方鎮檢校散騎常侍加工部尚書徒實繁舊書繁有徒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委數萬之舊旅按委字英華作弄注曰集

辭之疑異而致足下於不測沮足下於後至一作圖故事具存可以

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旒以歸洛師龍旒即謂丹旒秉象笏而

朝魏闕禮記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餘屢見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

為鄰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尙淹歸款未整來軒一作戎臣鼓

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璋四馳見代漢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於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

計已見賀破奚寇表又漢書甘延壽傳少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

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

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

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科頭戟手者動以千羣見賀破奚寇表兼驅扼

虎英華注之材官漢書李陵傳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

御騎馳仍率射鵠之都督漢書李廣傳中貴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

律光傳光從世宗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光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感義則日月

能上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撓憤則砂石可吞西都賦乃撓怒而息

使兵用火焚左傳眾仲對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城將一作水灌見一品集序

魏越邢郡趙出洛州稷新書潘鎮傳裴問守邢州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送

將郭誼王協始謀誅稷通鑑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介二大都之間

降上黨不日有變矣文亦先以休之故下云倚山東而山東不守

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

北無儲北史魏宗室傳國之資儲惟藉河北稷舊書志澤潞屬河東道邢洛磁屬河

壻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倚山東而山

東不守以兩州之餓作抗百道之奇兵指八鎮

李貽比累卵而未危戰國策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漢書枚乘傳吳王濞

孫啟為逆乘奏書諫曰今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說苑晉

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問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

子於其上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臺三年不成危甚于此寄孤根於何所彭

遺表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

狐之口稷生食其傳曰杜大行之道史記註曰在河內野王北漢書註曰在河內

孤在代郡西南漢書註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

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為車騎將軍軍飛狐註

述有文集羊主

三

日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漢書如淳曰同水經注曰飛狐口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卽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則知如淳本言在代郡史漢酈傳之註當有脫誤耳後漢書志中山國上曲陽縣極山在西北注曰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名飛狐口通典元和郡縣志蔚州安邊郡飛狐縣有飛狐道酈生所言卽此其地漢晉屬代郡父校辨飛狐者如此然酈生皆以收取滎陽言之據放倉之粟卽在滎陽塞成臯之險卽在汜水守白馬之津漢之東郡白馬縣唐之滑州黎陽津西南接滎陽約三百里若飛狐必在代郡則地勢獨遠矣蓋酈生之飛狐必卽指上黨故蘇林據之也卽論此時諸鎮攻討其恆冀之師西南入潞豈得取道於北之蔚州文意專謂從河陽北入澤潞固取壺關之說非取代郡之說也大抵飛狐之名

入天井之關 通典澤州自古有於河內相近言之者後乃辨定耳故詳引而細剖之
浪難防長颺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 後漢書告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 **喪貝躋陵** 易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 **飛走之期既絕** 見爲李 **投戈** 一作 **散地** 史記義謂散滅之地王弼易略例投戈散地六觀不能相保註云置兵戈於逃散之地 **灰釘** 魏志王凌傳注魏略曰凌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遂自殺宋江

屬纊纊畢灰釘已具王楙野客叢書劉錯注樊南序恨不知灰釘事僕謂出南史陳高祖九錫文校灰釘字屢見古人偶有未知不足爲累劉錯注本今不可得惜哉而餘冬序錄載之乃以劉錯爲徐錯誤也又引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以爲談苑言商隱雕篆如此此亦謬說然足正江氏以爲引揚雄賦之誤 **自然**

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卽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 之戮 一作 **笑** 公羊傳季子而藥而飲公子牙曰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必爲天下戮戰國策高氏鮑氏注本 **靜言其漸良以驚** 一作 **魂** 今故再遣使車重申爲天下僂皆無笑字

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 一作 **事之賓僚** 寮 **思反道敗德之難** 書秦茲有苗 **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 反道敗德 左傳若敖氏之 **勿汙潞人之俗** 書肅征舊 **封帛增欵** 文選古樂府中有尺素帛也 **含毫益酸** 陸機文賦或 **延望還章用以上表** 按雖已用兵尙有還章表自陳言從諫爲權倖所疾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何宏敬亦爲之奏雪王宰亦上言賊有意歸附然則諸將前後皆有觀望與之潛通使非李衛公力贊廟謀安得成此膚功哉又按當時用兵雖速而不至若新書所紀 **成敗之舉慎惟圖之不宜河陽** 之速也舊紀當得其實觀此書可悟詳年譜

樊南文集詳注 卷八

樊南文集詳注 卷八

樊南文集詳注 卷八

樊南文集詳注 卷八

樊南文集詳注 卷八

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

按冊府元龜將帥部傳徽類所載字之不同者補列於左其必誤者不錄

懇款

作唐

此

僕隸

音旨

之屏

貢賦

未聞

以

聽後命

作俾足下還朝

已踰一月

又歷數旬

至

未聞

去

恩威

施之於足

得以下

此施之於足

足下則為自立

又計

牆藩

輸忠

以

恩威

施之於足

胡不度其始

英華只作胡脫不字徐刊本

相近

此施之於太師

至

施之於足

恩威

施之於足

恩威

下

此施之於足

足下則為自立

又計

牆藩

輸忠

以

恩威

施之於足

屏

使之謀取

代憲

連結

戾

止

輸忠

以

恩威

施之於足

以入

作輸誠

顧念密戚

思恩

是逼

僕固

恐

燕國

無

國

支以久

謀而使安

自棄何速

昔

燕國

無

國

無

國

無

字

魏郊

無郊

哭

悲

不即

顯戮

此又其

無其

字

無其

不足恃也

何事捨

君命

何計得

人心

此僕者

無者

字

無者

字

無者

不寢

乖異

之歎

亦可畏

也

宜其

宜

宜

宜

宜

宜

弭之

亦何以

對燕趙之士

旬日之前

而

致

沮足下

而

致

沮足下

而

尚書

重

質

郡

符

而

致

沮足下

而

致

沮足下

於後至

作阻足下之後

富貴通

身

軒

鼓

勇

出其

而

致

沮足下

於西北

英華作其今

兼驅

扼

虎

感義則

至

可吞

擊沙石可

吞

擊沙石可

此

境

既

須

絕

惟

鑒

幸

歷

用

事

希

歎

此

境

既

須

絕

惟

鑒

幸

歷

按以上諸字已有文苑英華及徐刊本所一作者然必備列以供合校也

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此見成都文類宋慶元五年建安袁說友為四川安撫制度使

兼知成都府事集成刊行者當必可據合之述德抒情詩歸期過舊歲則至東川幕即有西川之役大中六年冬也若因此而謂蜀中諸詩皆此一時所作則必不然辨詳年譜及各篇下矣余多病不能再訂後之能誦玉谿詩者其細辨之

姚熊頃時鬪殿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詣風憲當道頻奉臺

牒令差從事往推去就之間殊為未適顧惟敝府託近貴藩雖蒙

與國之恩猶在附庸之列仰遵教指尚懼尤違書弗未遠念天威敢遣

賓僚往專刑獄自奉臺牒夙夜兢惶今謹差節度判官李商隱侍

御往本傳檢校工部郎中此專以今月十八日離此某素無材効早沐

恩憐獲接仁封實惟天幸頗希終始以奉恩光事大之心朝暉是

誓其他並附李侍御口述伏惟照察因阿安人控御史臺故牒下東川令遣官赴西川會讞也舊書紀大中四年

年魏慕妻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恐煩勞州縣請令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帶憲銜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關官便奏用從之北夢瑣言杜

棕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在風翔洎西川繫囚無輕無重任其孀婦人有從劍門拾得裏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懸移公移率筆本不足存後人拾遺得之則又不欲棄置也

箴

太倉箴

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立太倉通典司農卿屬太倉署有令三人丞一人掌倉廩出納金石錄唐太倉箴太和七年一月李商隱撰

行書無姓名金石略李商隱文并書碑出京兆府寶刻類編太倉箴李商隱撰柳公權細書大中年立寶刻類編載末樂大典中不著撰人姓名約為南宋時人也與金石錄不符考舊唐書傳公權名

德顯官至大中初轉少師當無商隱撰公權書之事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見為懷

彼懸車東馬國語齊桓公西征至於石抗縣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注

曰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險故縣鈞其車偪束其馬而度為陟高岡此禍胎怨府殺乘諫吳王書福生有基禍生

有胎室傳叔孫昭子曰吾不為怨府起自斗量漢書歷律志量者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陂萬

頃不廢汪汪見為柳火烈人畏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不廢剛腸嵇康絕交書曷若寬猛處於中央左傳仲尼曰寬以濟猛

楚南文表洋注

卷八

五

以濟寬政 **泉穀之地** 漢書王陵傳陳平曰 **勿言容易** 東方朔答客 **貪夫徇財**

是以和 **有死無二御黠馬銜** 家語夫德法者御民之 **不得不利** 書

賈誼鵬鳥賦貪夫 **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 見彭陽 **將欲相聾下或**

者利其銜策 **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聾長如欲戰莫捨強弩** 彊弩勁弩

諸書長如獲禽 左傳射御貫 **莫忘縛虎** 見一品 **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

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

取無爲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 九門見禮記月 **近在牆東天視天聽**

惟明惟聰問龔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

子介然居中 漢書律歷志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

有常有似於士君子 **終日戰慄猶懼或失** 古逸詩唐堯戒曰戰戰慄慄日 **銜用**

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援之以明 廣韻接手摩物也乃回切又接

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 見上范 **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

心爲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 漢書律志以井水準其槩孟康曰槩 **各敬爾**

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 世說陶公少

常以甘鯁餉母母封鯁付使反書責侃曰汝 **豈無他粟豈無他芻蕘苴似珠**

不可不虞 見祭儀 **倉中役夫** 左傳江芊怒 **于選萬塗槩黠爲炭賁盱爲**

鑪 本鵬鳥賦天地爲鑪分諸句法莊子而唯唯盱盱而 **應事成象無有定** 一作

模緣私指使 曲禮六十 **慎勿以呼賓朋姻婭** 詩瑣瑣姻婭 **或來讌話倉**

中酒醴慎勿以貴 漢書高帝紀帝從王媼武 **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

易慮鷗乃飛去 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

下 **是以聖人從微至著** 漢書董仲舒 **不遺忠恕借借貸此門先塞**

須防蒼蠅變白爲黑 見祭濠州 **嗚呼孰慮孰圖** 詩晏天疾威 **昔在漢家**

楚南文集羊主

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史記太倉公考齊太倉長臨菑

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文帝四年中上人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於是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校刺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傳

李賀小傳

按長吉事蹟無多而宋史藝文志傳記類曰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五卷是誤一為五也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舊書傳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

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舊書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所與遊

者王參元穆文粹作參元本集濮陽公表云季弟參元矣新書刊本或作恭元誤也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云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財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亦與茂元家積財相合也柳書當為元和十年以前未州司馬時所作然則參元應舉久而不售矣長吉姊嫁王氏者疑即參元所娶也書史會要

丁於翰墨類楊敬之新書傳楊敬之元和初擢進士第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權璩舊書權璩與傳子璩中書舍人

崔植新書傳崔植長慶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

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漢書匈奴傳奇畜則

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一作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

囊中非大醉及帶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新書傳多採此文王楊輩時復

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弃之故

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舊書傳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影其者其

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誦誦新書志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

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

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嬰一作彌原注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廣韻嬰武移切齊人呼母老且病

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

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心一無二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教敦

有煙氣聞行車嗚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

時困學紀聞曰天官書云長吉竟死太平廣記引宣室志李賀卒後夢太夫人鄭

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一作園圍宮室

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

此世者何獨番番一作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

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一作即連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

按舊書傳卒年二十四據此文也新書傳作二十七據杜牧所作李賀詩集序也杜之序作於太和五年辛亥而曰賀死後十五年矣則當卒於元和十二年丁酉矣賀之生年未可遽考故卒年未定孰是新書傳云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賀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車過此蓋采自唐撫言也然詩云龐眉書客感秋蓬

誰知廷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其非七歲明矣近人吳江沈黎箋註昌谷詩而謂此篇正屬避嫌各不敢舉進士之時賀年當一十有九余以高軒過題下原註韓員外

命甫甫侍御退見過考之韓於元和四年六月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五年為河南

則並訪事必元和四五年事故詩曰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也其為賀非七歲尤明則

當作二十位不過奉禮太常舊書禮志太常寺屬奉禮郎

七為是升協中一無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

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陸龜蒙送羅叢書李賀小傳後君

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

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穆魯望云內豈鬱則外揚為聲音

今讀其詩初心非願隱碑銘左傳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謂

逸也斯亦假以自歎歟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并序舊書

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立功高齊賜田韓城子孫家焉遂移

籍同州至建會孫溫徙於下邳今為下邳人金石錄唐醉吟先生傳并墓

述南文集詳注

卷八

六

碑注曰傳白居易自撰碑李商隱撰譚邵正書大中五年四月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

十一月遂葬龍門舊書白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

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新書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宋陳直齋撰自文公年譜云

非書卒子景受舊書傳無子以其姪孫嗣新書表景受孟懷觀察支使以從子繼陳

三姪曰味道景回晦之唐書世系表載公于景受以從子繼碑亦云景受按公舍其姪而以姪孫為後既不可解而所謂阿新者即景受乎則昭穆為失次不然則治命終不用耶本朝注立名撰自香山年譜公自撰醉吟先生墓志云三姪長味道景受次景回滿州司兵參軍次晦之舉進士並不詳何人子又云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觀墓碑及史表則非阿新明矣公之墓志預作於會昌初豈其後復易以從子承祧而遂更其名乎表有景受生邦翰司封郎中邦翰生思齊鄭州錄事參軍行簡子味道成都少尹景受與景回為兄弟行文中所云是公存時已各景受也公自言姪孫為後則阿新景受似為二人也以姪孫為後古已有之如晉書之荀顛阮孚是已豈阿新又殤乃又以景受為後乎或疑阿新升一輩以景回排必不然也

大中三年自穎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

夫人宏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舊書傳居易妻楊穎士從父妹也陳直齋云於處卿汝士為從兄弟 胖胖兢兢

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陳直齋曰避祖諱者公祖名鏗與宏同音賦考落誤也按撫言宏詞賦題斬白蛇劍也舊書傳元種為集序曰樂天一舉擢上第

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不云試宏詞而賦題則合矣又按若果避鐘音則 選書判拔萃注祕省校

下文祖諱自可明書何乃亦僅云祖某耶是尚可疑

書舊書傳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試擢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

官補蓋屋舊書傳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明年試進士

取故蕭遂州游為第一蕭游見前祭文按舊書紀傳長慶元年白居易與賈餗

為同考事畢怙集賢校怙通作貼舊書志集賢院修撰官校理官無常員以一月

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北麟德殿西廂

門外雖官試文五篇明日一作非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

遂為學士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右拾遺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新

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新

書亦作左此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舊書傳五年當改官獨作右當誤

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居易奏曰臣聞姜公母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尹戶曹參軍時上愛兵襄陽荆州入疏獻物

在約東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禍其後禮

官竟以多殺不辜諡于頓為厲嚴殺諡也舊書紀曰元和三年四月以荆南節度裴均為右僕射判度支五月均請以荆南雜錢萬貫修尚書省從之九月均同平章事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四月均進銀器一千五百兩以進勅付左藏

庫是則均先鎮荆州後鎮襄陽也陳直齋曰元年譜曰元和三年有論裴均進奉狀而此亦云荆州則在均未鎮襄陽前耳于頓傳曰頓於貞元十四年節度山南東道聚斂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為務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憲宗即位威肅四方頓稍戒懼以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頓入朝冊拜司空平章事內官梁守謙掌樞密有梁正言者自言與守謙宗盟情頓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頓財賄言略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効敏誘正言之僅支解棄瀾中事發付臺按問貶頓為恩王傅改授太子賓客敏流雷州賜死元和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頓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

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卒贈太保諡曰厲季友訴於穆宗賜諡曰恩新書居易傳元和四年天子以早甚下詔蠲貸居易言頗采納是時于頓入朝悉以歌舞入納禁中或言公主取以獻皆頓雙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頓歸曲天子蓋頓以從襄陽入朝故稱襄陽進奉前後皆有而此所書則元和三四年間事也後雖與宰相不願禍者言不懼禍而後也頓既以使相入為相而行賄殺人均亦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

十餘年荒縱無法度皆所謂不厭禍也王彥威議于頓諡曰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及入覲後又子罪官貶連起國獄謹按殺戮不辜曰厲愾愾愾過曰厲請諡為厲

古道當作襲父事逆師古師道皆李納子師古先襲元和初卒異母弟務作項領

以謾儕曹漢書季布曰今喻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師上錢六百萬

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舊書傳洵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孫贖宅新書傳作上私錢益以絹准錢也公又言

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舊書魏徵傳徵有疾稱綿悽徵宅先無正寢魏氏太宗欲為小殿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成魏氏

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

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舊書傳居易諫曰徵是先朝宰相太宗賜殿材成其正室充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自可官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稜韋述兩京記有末輿坊西門北魏徵宅太宗幸焉宋敏求長安志永興坊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燒

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赴弔後裔孫墓相宣宗居舊第焉在職三年每讎見多

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滿剔抉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以上皆為拾遺

兼內職時事舊傳敘五年舊書傳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於京兆戶曹之前五年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汪立名曰潁川縣君事狀云元和

於京兆戶曹之前

五年

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汪立名曰潁川縣君事狀云元和

五年

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汪立名曰潁川縣君事狀云元和

六年四月三日歿於長安宣平里第 **會曼掩坎廬墓** 禮檀弓延陵季子葬長子於廬博之間其坎深不至

於泉既葬而封廣輪拚坎其高可隱也漢書劉向傳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廬墓事史文習見 **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 一作

吉 著吉服闋即吉而為官也按晉有被服也之義本通用故從文粹 **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刃** 文粹 **天街日**

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 穆公與微之書僕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又詩云月慙諫紙二百張此云次

紙豈急不暇擇用 **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 舊書志江南西道江州潯陽郡舊書傳十年七月盜

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搗撫居易浮華無行貶授江州司馬 **移忠州刺史**

舊書志山南東道忠州南賓郡舊書傳十二年冬量移忠州刺史 **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

主客真守中書舍人敘緝 舊書傳十四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散大夫始著緝穆十五年正月

月憲宗暴崩閏月穆宗即位陳直濟所定年譜自忠州召入在十五年冬 **受旨起田孝公代恆陽** 舊書田布李愬州軍亂害田宏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為留後時李愬由潞州節度遷魏博節度病不能治軍無以捍廷湊朝廷乃急詔起復田布代愬帥魏博新書表田布魏博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考公稔地志魏州漢魏郡元城縣之

地在恆山之南故曰代恆陽徐刊本作衡誤甚 **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

新書傳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布父離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貨竭矣詔聽辭餉此亦以錢

准 **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 背畔傲復不報又貶杭

州舊書志江南東道杭州餘杭郡舊書傳時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年譜長慶二年七月 **既至築**

堤捍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 見音發故鄴侯泌五井淳儲甘清

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禱祠神伴侶歌舞 按似謂民多往來迎神而禱祠之見民情之喜

樂也徐刊本作迎禱再考新書傳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至海六井相國并西并金牛池方并白龜池小方并也白樂天治湖浚井

刻石湖上至熙寧六年陳襄修六井元祐五年蘇軾復治六井改作瓦筒按諸書皆言六井此獨作五似偶誤耳徐氏以大小方并合為一然地不相連也 **徙右**

庶子 舊書傳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復出為蘇州刺史穆元相序載舊傳者作右此亦作右二書皆作左庶子豈以右召而轉左耶 **出蘇州**

舊書志江南東道蘇州吳郡年譜寶曆元年二月 **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

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

子少傅申百日假 漢律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穆十旬為長告香山集有百日假滿少傅官停自喜

述有文集羊生

卷八

三

言懷又二歲得病徐刊本薨官舊書傳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太和二年稱病東

歸求為分司官除太子賓客太和已後李宗閣李德裕明黨事起天子亦無如之何楊

穎士楊虞卿與宗閣善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

居官未嘗終秩幸以病免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

辭疾不拜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疾餘已見前新書傳遺命薄

葬毋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戰國策白起為秦將賜死杜郵吏

請諡良久曰長平之戰降者數十萬人我盡坑之是足以死武安君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

起功封其子仲於太原祖某輩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舊書傳祖鏗歷酸棗鞏

大夫大理少卿賜緋魚袋徐泗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御史譚宏墓始公生七

月能展書指之無一字橫縱不誤見舊書公與既長與弟行簡俱有

名舊書傳行簡字知退擢進士累官主客郎中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精密居易友愛故

李刑部建舊書傳李建字庾左丞敬休舊書傳庾敬休字順之友最善居

家以戶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攜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舊書

傳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在滄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新書傳暮

節感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按公薦韋楚狀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隱居樂道二十餘年太和六年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又詩姓名過海流入雞林

題稱韋徵君拾遺又醉吟先生傳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州舊書傳元稹序曰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為中書舍人

一篇甚偽者宰相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為相稱質直舊書鄭覃傳故相珣

年遷尚書右僕射訓注伏誅召覃入草制勅以本官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

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史中丞舊書魏謩傳楊汝士

官汝士入朝薦為右拾遺至開成四年累遷諫議大夫宣他日景受嘗跪曰大

宗大中二年為給事中遷御史中丞餘詳獻集賢相公啟

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公詩有

學士五相一漁翁之句五相裴相王涯杜元穎崔羣李絳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

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絕句城守四州詳見樊南序大以集巨伐一作代

述月文集羊主

卷八

三

作代徐刊本作伐巨伐猶曰大功也然白氏宰相惟

敏中一人若謂其世代至此而極大亦通故未可定

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擊

跪齋栗莊子擊跪曲拳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

信公知人舊書傳敏中字用晦少孤為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武宗時累

國公綏會昌六年二月宣宗即位五月敏中為相傳文小疎

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汪立名白集凡例曰新

慶集七十五卷考公前集為長慶集元相勘定公之歿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微之

歿亦十有五年今後集具在奈何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今莫辨也

校舊書傳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元稹為序序

全載傳中云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

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

是矣因號曰長慶集然則舊書本全敘其畢生著述而引元序為評贊初非括其生

平也此文云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語則稍混新書藝文志緣此致誤耳汪氏既糾新

志之失何可沒舊傳之是哉唐語林天中末諫官疏請白居易諡上曰何不讀醉吟先

生墓表卒不賜諡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為之北夢瑣言敏中奏定居

易諡曰文舊書傳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第

一除右拾遺與居易同門生穆宗時宮中呼為元才子

系曰

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平章事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詳肅代代優肅代肅宗代宗時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誤非

陰德未校論語註校報也徐公有弟昆本跋不搖禮記燭不見跋注曰

也此云本跋猶言本氏疑當作報亦非乃果敷舒匪駘匪臚說文禽獸之骨曰駘禮記少儀臂臚疏

根徐刊本作本枝誤臚謂肩脚也稻魂肥牛之臚臚若若些噫鳥介其醇腴于鄉泊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陛玉堂徵徵其

中上汰唐禹帝為輦留續緒裝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晁白其華

詩序白華孝疇不痕緇上聲見祭用從棄遺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

道止納筆攝摩綽三郡理忠統蘇既去刑部倏東其居大尹河南翦

其暴通君有三輔見渤海舉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謂除同州

年已衰君方由嚴吏翊翊申申一作仲韓詩外傳孔子曰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

治故力不能副也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

求厥家曾祖之弟同曾祖坤柄異繩以就大計易坤為柄匪哲則知亦

其地按文粹篇後有殤子辭其下有宏農楊氏四字如作文人名例辭云子有令子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俾善莫隆今子建立痛冤無窮此可細思而悟其事也其云紀功刊石已即碑序中件右功世取文刻碑之意然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乃有其志而未及為者若景受則實取文刻碑矣余謂阿新越次為嗣是白公楊氏所愛定於存時者不意公沒後阿新亦殤此殤子辭必為阿新其曰令子即阿新其曰今子乃景受蓋阿新殤後又以景受為繼而郡君痛冤無窮自以辭志之也文粹必因其附刻碑側故兼登之否則何煩旁及哉據辭追揣情事宜然舊新傳表之異可以互通矣又按碑中所書年數皆率略不必細校

劍州重陽亭銘并序舊書志劍南道劍州普安郡屬東川節度使

陪臣未嘗屢觀天子宮闕時在梓幕故矧得舞殿陛下邪然下國伏

地讀甲乙丙丁詔書漢書紀注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度堯

舜不差毫撮於絕遠人意尤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舊書志江陵縣晉桓溫所

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灑灑黃牛險以治普安水經注江

也魚復縣故城南江中有孤石為灑灑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處矣稷卨

注止此前明刊本又有小注曰李膺益州記云灑灑堆夏水漲浸數十丈其狀如馬舟

人不致進又曰猶豫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豫也樂府作淫豫坤元錄作允豫此朱謀埠注箋也不可混引樂府詩集滌豫歌二首灑灑大如馬騾塘不可塘灑灑大如

牛甞唐不可流按灑灑字記諺曰灑灑大如騾塘不可觸又有如馬如騾如龜共八句

范石湖吳船錄引舊圖云灑灑大如象騾塘不可上灑灑撲如馬共六句皆非水經注

之文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又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

荆門在兩虎牙在北餘詳詩集註中稷江水東下蔣山江陵令遷劍州溯江而上也

口令既為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田訟斷休市賈平獄戶屈膝落

民不識胥吏四方賓頗來繫馬靡牛糜說文牛帶也稷糜糜可通見易中孚卦口樹膚不生

乃大鏟險道緝石見土毛詩小戎篇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周禮考工記

人涂度以軌經涂九軌建為南北亭以經勞餒又亭東山四川通志鶴鳴山在劍州環繞

三年民恐即去遮觀口口請留當為遮觀口口東山實在亭下侯蔣

氏名侑按舊書蔣氏傳又常州義興人子係仲借仙借仲大由末同平章事文曰

仁之為道隆磊英傑天簡其美羨以事物為君之口口蔣是口口蜀全

藝文志多一空格撮取不窮如武有庫見為某蔣之有世以仁為歸伯氏之宜

先輩啟

卷八

詩

異者乎義山自稱或曰玉谿或曰樊南其郡望則隴西故他人稱之曰成紀此書河內雖合史傳而準之文翰則可疑也徐刊本作河南豈別有據抑傳寫之訛歟鄭氏通志金石略亦載之但作太和八年劍州不言何人文何人書則更可疑矣

余頗疑碑文久漫漶而楊用修為補全之恐未可篤信也今且附列於此

又按余疑用修為補全者更有可旁証也全蜀藝文志用修所最矜喜者得漢太守樊敏碑於蘆山漢孝廉柳莊敏碑於黔江也序言二碑皆無銷訛刻猶古剞劂則柳碑僅存其名而未能追補矣孝廉諱敏何為加莊字哉巴郡太守樊君碑趙氏金石錄云首尾完好摘載其大略至明宏治中李一本磨洗出之不可讀者過半通志金石略亦列之而注曰未詳用修何以竟得一字無損之原刻哉洪氏隸釋孝廉柳敏碑有闕字而文本不多碑在蜀中巴郡太守樊敏碑頗全惟後共闕七字碑在黎州用修據此而補全之則亦易矣其所錄字句有與趙氏洪氏異者不備列而顧亭林於樊碑云重刻本字甚拙惡但未及考其何時重刻也統為核之用修所云何可盡信哉

賦

蝨賦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

初生以氣相生似卵

晨露露鶴

詩鳥鷺在溼說文鷺屬鷺詩外傳魏文侯嗜晨鷺周處風土記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則高

鳴相警徙所宿處張景陽七命晨鷺露鶴徐曰鶴古通作鷺不如一作其生

曰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寇鳧鳧頭中猶有石也寇一作冠師曠禽經鶴以聲交而孕張華注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淮南八公相鶴經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孕汝職惟齧而不善齧說文齧人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絕沈括筆談芸香草今謂之

去蚤

附陸龜蒙後蝨賦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跖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

衣縮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逐腴乃蝨之賦

履逐腴一作涵腴今從笠澤叢書徐曰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抱朴子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著頭皆漸化而黑則元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文謂文

中之蝨本白衣或化為縑而蝨終自白髮中之蝨本黑髮或變為白而蝨終自黑故

曰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又曰蝨賦刺朝士也回賢而貧貧故臭跖暴而富富故香蝨

惟回之齧而不恤其賢惟跖之避而莫敢攫其暴是亦不善齧矣世之虐焚獨而畏高明侮鰥寡而畏彊禦者何以異此義山殆深知蝨者魯望偶有感於趨時之輩朝

衛暮霍惟疏鬢垂端之間望走以為廣官安室者故作後蝨賦以矯之意各有存辭遂相反

蝨賦徐曰木作蝨俗省作蝨即詩經之蠶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蝨

楚南文集羊注

卷八

三

夜風索索綠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陶宏景名醫別錄注蝮蝱者螫人痛止一處雖者痛牽諸處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子子

書陳萬年傳毒螫加於吏民厥虎不翅厥牛不齒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子子

大者不得取小也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爾兮何功既角而尾徐曰蝮

無角者則有上齒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兩角則無上齒而蝮既有角以螫人於前又有尾以毒人於後果何功而得此詩集并

泥篇云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其猶此謂與穢二首刺小人之陰毒傷人者朝士處士不必分說

雜記

讓二條則在析微類中此姚氏自為例本集不必仿之故統曰雜記

象江太守

舊書志象州象山郡屬嶺南道桂州都督府又曰非秦之象郡志郭下陽壽縣有陽水太平寰宇記武仙縣有鬱林水凡水之在象州者皆可曰象江也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

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見為某先輩啟又天乙帝君經求道者甘

也常以其日思存古事後道者每以吉日思存心願飛仙而古事或作吉事即指登仙也疑古字誤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癢癢殃

疝病不作

一作物者說文癰腫病也又癰頸腫也藉康養生論頸處險而癰張

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交病氣疝難前後洩厥陰之絡結小腹則腫痛又疝在膏下

上連肺說文疝腹痛也素問岐伯曰病名心疝小腹當有形也按癢癢癢疝皆比空中

隱外但癢係老病耳決則統言疾殃尤不類檢字書疾音血又一色紺冰聲而理

廣韻瘡瘻空也與空中頗合似緣相近而有訛然未可臆定

平漫紺冰謂紺色而無光也餘見柳珪第一啟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

及還長安無家居一作婦兒寄止人舍下後漢書張禹以田宅推與伯父

前輩人歸後無家故召婦兒同寄人舍下徐刊本作居俟再考定計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

華山尉尉縣尉也舊書志華州初名華山郡屬縣有華陰其殆尉於此耶

陶生有恆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

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

死吾又得之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舊書志河南道鄆州東平郡晚更與其徒

畜牝馬草一羸羸文粹作羸當誤徐刊本作草羸一今酌從之侯再考古今注驢為牝馬為牝生驢驢為牝馬為牝生駝駝羸善走漢書霍去病傳

私作弓矢刀杖一作學發家抄道取謂之抄稔鈔盜鈔略屢

常就迴遠坑谷無廬微今刊文粹處漢書注如淳曰所謂游微循禁備

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

諸士貨下令郵商郵與淮海近一作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

良致貲一作資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

前所置食有大櫛連骨使記絳侯世家召條侯賜食獨置大櫛無切肉韋昭曰大櫛也以牙齒稍脫落

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

年椎埋謂發冢見為渤海公舉代狀剽奪謂抄道意徐刊本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

能在公子叔行胡浪反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毋為鐵門外老捕

盜所狙快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注曰狙伏伺也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

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

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一作廢舉賢轉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注曰廢

舉謂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逐時轉易貨取貲利也索隱曰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注曰著讀音如貯

索隱曰漢書亦作貯按漢書作發貯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而事文與鄰伍重

信義郵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晝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閑意徐刊本

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

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一作

之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貧就里中

舉負舉負舉債也說文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

賢之時與餽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

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

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舊書傳烏重胤穆宗時為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喜聞驤與之錢

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間故德少良者亦嘗

常一作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置一作萬金驤固不以為已有繩

契管榷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

公遣其客張谷聘之張谷劉從諫之厚遇者也從諫為使相從諫父悟封彭城郡王後鄆道與張谷遣人至王宰軍請殺植以自贖及誼

劉義

台一人字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間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

軀有聲一作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

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

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

活聞韓愈善接一作友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一作車二

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义拜之新書韓愈傳盧仝居東都

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全自號玉川子孟郊湖州武康人愈一見為忘形交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又樊澤傳河中人子宗師學力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

凡百餘篇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常薦其材云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

此諛墓中人所不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义之

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

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新書韓愈傳附劉义全據此文然刪節處有未

明豁

宜都內人

舊書志山南東道硤州夷陵郡宜都縣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武后事詳史書耽內習者如左傳齊侯好內史記倉公傳病得之內之義不敬宗

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

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

男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一媧帝王世紀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亦媧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為女皇廣韻女媧伏

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閣斷

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

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徐刊本有者字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

非內之弄臣狎人朝夕侍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

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

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

家夫官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

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

世一作歲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

下令誅作明堂者舊書薛懷義傳則天欲隱其迹乃度為僧造明堂懷義充使督作又於北起天堂證聖中薛師恩漸衰恨怒焚明堂天堂並為

灰燼則天又令充使督作後令太平公主令壯士縊殺之

斷非聖人事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

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

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

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

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

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

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

有升陞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書序伊尹相湯伐桀

鳴條之野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文粹作牧野之誓白旗之

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

縣太白苟文粹無伊尹之讓汝鳩仲虺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湯歸自夏至于太公望之讓太顛閔天書亦惟有若就叔有若闕天有若則

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禮記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閔天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逸句

季涪刊誤釋怪引李商隱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

猶龍不知聃師也乾善入無為稽首正覺吾師吾師釋怪曰正史

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為取信孔子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

古事故師之聖人學無常師非謂幼而學之如堯舜文王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

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竺乾者佛書言

生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傳毅對徵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聃師竺

乾出於何典近世尚綺靡鄙稽古商隱詞藻奇麗為一時之最所著尺牘篇詠少年

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惟逞章句因以知夫為錦者纖巧萬狀光輝

曜日首出百工惟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

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按北夢瑣言唐李涪尚書改切韻涪福相之子以

開元禮及第時人號為周禮庫其歷官當昭宗時文昌雜錄曰唐國子祭酒李涪作

刊誤此雖正論而詆之太過豈有積憾於義山耶老君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西

昇經首言之古先生說者以為佛或以為老子自謂翻譯名義

集引符子云老子之師各釋迦文其怪誕不經固無待置辯耳

通鑑考異引東觀奏記李德裕見夢於令狐綯乞歸葬故里綯
畏其精爽於帝前論奏許其子立山尉睦護喪歸葬又是時柳
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躬承新渥言
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通鑑咸通元年十月書復李德裕官爵注中追引此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為鄭州天水公言
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
未可與權敷奏之時已彰虛偽伏藏之際又涉震驚云云當北
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為涯等流涕而不
敢辯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亦難矣
漫叟詩話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谿生江之
媽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一作苑中人柳終

朝剩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一日三起三眠一作

趙德麟侯鯖錄許彥周詩話江之媽者江鄉之美人也

野客叢書張敞傳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

隱作平聲用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權合首無疆之

祝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上聲按詩經降福穰穰豐年穰穰音如羊反漢書志南陽郡穰縣音人羊反諸字書作平聲多作仄聲少文家多作平聲用今本漢書張敞傳無音而他書有音汝兩切引張敞傳語証之者音可通讀義實相符也王氏乃云只此一音疎矣此當代尹京兆者之表似與渤海公舉代狀同時也

又王勃云云一條引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

俱遠按未知果為樊南筆否

演繁露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用

十六行式率一行不過十一字

按查初曰曰義山文集宋時尚全本其散體古文有新書序在第七卷中演繁露引

其數語乃唐人行卷之式即此數語是也

又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首衙仗前引旌幢
中行大將打珂金鉦鼓角隨後右出李商隱所撰使範

漁樵閒話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
也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巧一作考彰字臣曰九規一作

尾似而官臣為佞魑焉佞魑之狀領佩水一作丰旋一作為游一作為關文一訛

泉也郭璞江賦游濛榮濛此以水游風輪狀佞人之圓轉捷給上云九規即取極圓之意

音手貫風輪其能以鳥為鶴以鼠為虎以蚩尤為誠臣以共工

為賢主以夏姬為廉以祝鮀為魯誦節義于寒浞贊詔曼于媼
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

為讒一作魑魏一作魏非焉讒魏之狀能使親為疎同為殊使父贈其子

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劊乃刻又持一物

大如長一脫簪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諂嗜偽泣以就其事其一

物曰臣姓狼浮一作貪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為

貪魑焉貪魑之狀頂一本作頂一本似兇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

喙通臂眾手常居于倉亦居于囊頰鉤骨箕一作鉤骨箕獲誤頰可

取物環聯琅璫或時敗累囚于牢狴拳楛屨校藜棘死灰僥倖

得釋一作失似為他日復為按此見陶氏說郭陳氏秘笈皆以漁樵閒話為

困學紀聞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魏貪魑曲盡小人之情狀

螭魅之夏鼎也

又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按即李賀小傳之王參元

楊伯岳臆乘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

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窟浙瀝合隨於雲

市云族云市亦奇字按日雪賦曰雲市未知無誤字否

明一統志桂林府形勝水環湘桂山類蓬瀛唐李義山文

謝華啟秀長溪清潯流影不去注曰李義山按楊升庵所纂數條皆見本集此獨無之

按趙璘因話錄裴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卻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卻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而北夢瑣言則以玉帶為寶劍以內府之珍為武庫神兵而屬之令狐楚相國令商隱起草不愜其旨又注云裴晉公臨終進先帝所賜玉帶與此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劍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今考裴相赴彰義時賜通天御帶而賜玉帶無考史傳言晉公遺表未成通鑑云文宗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葉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則似未遑他及然令狐事亦不符而趙璘為大中時人較可信耳
按逸句不能編
按後續得再補

言詩話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

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

道晏元獻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賦詩曰未向人間殺風

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居金陵蔣大漕夜謁公于蔣山騶

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

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按說郭載雜纂一卷為類四十一所云殺風景者與

此有異同也余初擬刊文集之後但其他可採用者甚少而措語皆不雅馴故不足附

更容黃山谷外集詩註次韻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蛾眉見

妬且障羞註引李義山美人賦枕有光而照淚屏無影而障羞

按史容南宋時人其所引必可據故為補入辛亥春正

樊南文集詳註卷八終

樊南文集詳註補

卷八

決傲齋古今註決字古書中無有作決者俗作決誤

紉而繹之漢書谷永傳燕見紉繹註曰紉繹者引其端緒也

與劉植書一作檄史記張儀傳為文檄告楚相註許慎云檄二尺書也文心雕龍有云張儀檄楚書

乃睠春睠通詩小雅睠懷顧韓詩作眷眷大雅乃眷西顧箋曰眷本又作睠

東身舊書代宗紀回承嗣表請東身歸朝德宗紀李懷光謝罪請東身歸朝

天亦難忱詩天難忱斯

一一荀子儒效篇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

祈羊沉玉管子註山高淵深與雨之祥在焉故章羊以祈沉玉以祭極至也穆英華作羝羊誤今改正泉深唐人諱淵作泉

蘇肇冊府元龜通鑑皆作兆

樊南文集詳註

卷八補

三

後艱書周官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介二大都之間左傳襄九年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

是古平原之地漢書地理志平原郡屬青州舊書地理志河北道德州平原郡漢平原郡隋置德州又為平原郡按與邢洛近詳史志

山東通鑑注昭義鎮潞州其地屬磁邢洛三州皆在山東

飛狐太平寰宇記引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於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巖巨十二州之界有八陁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陁一名望都關

有死無二左傳必報德有死無二

騎距虛陸龜蒙詩澤叢書李賀小傳作騎距驢

白公墓碑銘遂葬龍門左傳使女寬守關塞注曰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俗名龍門新書地理志河南縣龍門山東抵天津有伊水石堰

前進士按唐摭言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此三字代及第也

避祖諱按文苑英華載公自為墓志高祖志善曾祖溫王父鏡先大夫季庚舊書傳作庚其上云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上通王通生志善傳云太原人建立功於高齊賜田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下邳今為下邳人此皆不書其云避祖諱者不可妄揣陳直齋乃以祖名與宏同音所以不應宏詞以釋避諱并以其言為誤未知其何據似妄斷矣廣韻錄在十二庚下戶音切說文音皇宏在十三耕下戶音切音相近而細別且禮不諱嫌名也又英華載公祖故鞏縣令白府君行狀諱錙也又載公父襄州別駕自府君狀諱季庚字子申則作庚似誤又按唐摭言云白公試宏詞賦考落登科之人賦皆無聞曰公之賦傳於天下所謂不捷聲價益振也元微之已云斬白蛇賦傳於京師則是實試宏詞雖被黜而賦自傳誦公自為墓志云累登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宏詞不捷自不言且陳直齋避宏同錙音之說雖或當有所據然下文祖某考季庚亦諱祖又向說諱竟難妄揣或別有意當闕疑

秘省校書賦何而曰白公之賦傳天下登科之人賦並無聞則當以考落故不敘而賦自傳誦微之仍敘入據直齋不誤也

五井近刊杭州府志以六井為五井似其時金牛井已就湮廢故云

復為舊官謂重授賓客也公罷府歸舊居詩係重授賓客歸履道宅作

集七十五卷自撰墓誌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三十首近者專類集

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曰為自氏六帖死無請諡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諡諡命筆自銘其墓云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唐自文公自勒文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為普明僧院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真院之經藏今本

元相為序 北齊瑄言曰大傳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輓元詩云云立名曰開成二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微之歎久矣醉吟先生傳所謂如滿為元門友

韋楚為山水友夢得為詩友皇甫朗之為酒友皆就當時在洛之人而言非該舉平生也公晚年哭微之詩甚多感悼悽愴如在初沒際終之語豈不大謬耶履舊書劉禹錫傳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唱和往來居易因集其詩而序之

中有余與微之唱和頗多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今垂老復遇愛得云云則晚年詩友自以元近劉存專言之其後哭夢得詩首云四海齊名白與劉結云應共微之地下遊

並無存沒異情之跡何可妄逞浮薄揣誣前哲哉

遂葬其地 謂葬龍門也續資治通鑑長編真宗景德四年以唐荆部尚

灑灑 如馬如牛如僕六句李肇國史補有之流作留

峭頭 揚子方言絡頭也

至阮亭奏劄後記劍州東南一里鶴鳴山有李商隱重陽亭記後登近時人重建歟 補重陽亭後

雜記 徐刊本作雜著今遵子史 精華所引作雜記詳目錄

草一羸 巨謬正俗此馬謂之草馬惟充蕃字常牧於草故稱草馬淮南子曰馬為草駒之時高誘注曰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字

廢舉 注趣時而發 補增四字

女媧 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蛇身人首亦曰宓犧氏崩女媧氏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也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母有媧氏之女帝王

世紀女媧氏承庖犧制度一號女希是為女皇按上古荒遠難稽似其初以女媧為氏未嘗明言女身乃有是為女皇之說淮南子風俗通皆云伏羲之妹甚至偽造三墳有

后女媧三字追誣神聖可云無忌憚矣通鑑綴僧懷義下注全引此條而曰此蓋文人

聃師竺乾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注曰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或聞當時言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三國魏志注浮屠經

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穆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屢見諸書而南齊書顧歡傳中道經云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淨

亦胡之也 卷七 三

女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剖左腋而生是以老子後身為佛矣義山乃云聃師竺乾種種異說何可究詰哉

李德裕見夢於令狐綯通鑑懿宗咸通元年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

賜哀閔贈以一官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等異李太尉南行錄咸通二年九月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子暉貶立山尉去冬獲遇惟新之命作解之恩移授郴州尉今已沒於貶所枯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又殞於江湖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下又引實錄注東觀奏記云令狐綯夢云云即愚前所采者不更錄下又引實錄注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國太尉親交兩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綯敏中開發而敷本追敘贈官多連鄴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據考異按語竟以敏中為掠美也愚以令狐綯亦異其精爽非發於誠心

佞魘說文魘耗鬼也魘子雲甘泉賦稍變魘而扶猶狂

讒魄山海經小人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犁靚之尸

按偶檢佩文韻府一東馮宇韻李商隱上河東公啟棠猶念名邴尚思馮按袁宏後漢紀馮魴拜邾令邾賊圍縣舍魴力戰光武嘉之曰此健令也又窺字韻李商隱啟竊仰洪鈞來窺皎鏡又豹字韻引李商隱文學殊半豹技愧全牛愚以輯佩文韻府時心徧徵古籍今此註本說不得在京都見永樂大典復不能取佩文韻府字字搜

尋甚矣老病里居之可歎

也志其三字以鳴歎懷

趙璘因話錄 舊唐書憲宗紀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上御通化門勞遣之賜之犀帶而趙璘以為玉帶或更賜玉帶乎然裴相薨時不可合也令狐將薨商隱已馳至興元或更有斯事歟

李義山詩文集後跋

藏書之厄多矣而兵燹尤甚子孫不能守其祖父之書者有矣而
書板尤甚書板而遇兵燹而竟能守而竟免於厄是不可不志謹
案玉谿生詩詳註三卷樊南文集詳註八卷 先曾王父侍御公
譔乾隆庚子彗行蘇文忠詩合註五十卷 先王父方伯公譔乾
隆癸丑彗行數十年來海內翻彗日衆而原板久藏於家家故在
郡城東當咸豐庚申粵逆陷城寶坻已幸家人先避於外凡十一
徙始至滬城先世圖籍幸獲保全以故板得無恙然回憶爾時風
雨泥塗流離狼狽涉江沿海心力摧敝賊氛旣匝地書板又叢疊
堆積非取携閒物蓋惴惴乎有千鈞一髮之勢而僅得不墜其不
墜也可幸其不墜而不能無闕也亦不幸之幸此豈寶坻之能守

先澤以免於厄歟抑亦 先曾王父 先王父之靈有以默鑒而
陰護之也同治戊辰覓得初印本於滬上乃於從公之暇先取玉
谿樊南二書板逐一覈對補其闕者若干修其漫漶者若干既成
因志之如此樊南文有歸安錢楞仙司成補編較此本增二百有
三篇從永樂大典及全唐文錄出箋註精善宜合觀之蘇詩合註
篇葉較廣力有未瞻姑竢來茲

同治七年大呂之月曾孫男寶圻謹書於上海滬防軍次

